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22.6513
6162.073
18



盱眙縣志彙卷十六

兵事

齊桓兵車之會于淮終項氏義帝之立盱眙始周秦實兆兵端晉之東宋之南片壤兵衝尤四塞之國哉

國朝仁濡義浹不覩兵革者二百有餘年而潢池俶擾忽為榛墟其數使然與傳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故禍亂所萌不厭求詳撫今思曩不禁輟簡而三歎也

周襄王八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會于淮

通鑑輯覽左傳杜注在臨淮郡左右

靈王四年

魯襄公五年

冬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春秋

通鑑輯覽周簡王十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是年諸侯會吳于
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祖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謹
按御批吳通上國晉實啟之晉之通吳本欲藉
以疲楚不知吳既抑楚即將抗晉
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冬吳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左氏傳

顧炎武郡國利病書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
昔徐城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
亦無山闔廬雖強未如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
以灌壽陽闔廬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
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勢可因以防山水自城東南抵
東北隄岸縣互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迹按陡山即
斗山去淮水可三四
十里十字當是誤衍

秦二世二年六月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范增說梁

復立楚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為楚

懷王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漢書項羽列傳九

月項羽沛公攻外黃不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資治

通鑑秦紀

漢高祖十一年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走富陵史記荆燕

世家

後漢順帝永和三年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

廣陵殺江都長汪中廣陵通典原按是時廣陵並得泗水之凌臨淮之東陽射陽鹽漬輿堂

邑東海之海西凡十一城

質帝永嘉元年秋七月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眙滕

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後漢書質帝紀 按永嘉元年正月冲帝崩質帝立次年改元

本初後漢書注本初元年廬江賊攻盱眙即此事

獻帝建安元年先主領徐州袁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

眙淮陰曹操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蜀志

晉惠帝太安二年七月張昌別師石冰寇揚州刺史陳

微與戰大敗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阜陵

寇徐州晉書惠帝紀

惠帝永興元年二月先是石冰據臨淮不下議郎周玘

等起兵江東討之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

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

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應秘冰遣其將拒玘

玘擊斬之冰自臨淮趨壽春至是廣陵度支陳敏謂征

東將軍劉準曰此等烏合之眾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

時冰眾十倍於敏準乃益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

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

朝廷以敏為廣陵相通鑑輯覽

明帝太寧元年三月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

保盱眙晉書明帝紀 卞敦傳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

康帝建元元年秋七月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

所部之眾北伐表桓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眾入臨淮資治通鑑晉紀按翼庾翼

穆帝永和九年殷浩北伐進次山桑姚襄縱兵逆擊浩

大敗走保譙城襄使兄益守山桑復如淮南浩復攻山

桑襄來援劉啟王彬之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

於盱眙招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十六國春秋後秦錄

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遣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

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乃罷兵冬十月移淮北民於

淮南資治通鑑晉紀

前秦建元十四年當晉太元三年秋七月使都督東討諸軍事

後將軍俱晉書作句難帥毛當毛盛鄧保等步騎七萬寇淮

陰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太元四年二月彭超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

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十六國春秋作鄧保戍之夏四月秦

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

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原注高密僑國也璪之領

內史戍盱眙秦兵六萬圍田洛於三阿原注晉僑置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三阿

今寶應軍即其地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

眙六月戊子元興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

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

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興何謙等追之戰於君川原注

盱眙縣北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資治通鑑

晉紀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六月戊子元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

太元五年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瑒之等二百餘人來

歸資治通鑑晉紀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當宋元嘉二十七年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

甲午大獵於梁州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

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資治通鑑宋紀十一月壬子世祖

次彭城遂遡盱眙魏書臧質率眾數十萬遂向彭城宋以

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

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臧澄之副太子積

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

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於城南虜攻崇

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眾散並爲虜所殺虜又

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自殺

賊甚多隊主周肩之外監楊方生又率眾射賊賊垂退

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按兵不敢救故二營

一時覆沒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械單七百人投

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

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惟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

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眾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宋書臧質傳文帝紀十

二月乙丑胡崇之臧澄之毛熙祚於盱眙與虜戰敗並見殺魏書世祖紀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荏葦

遣輔國將軍臧質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呂羅漢傳

從征懸弧有功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北史陸真傳真從太武至江還次盱眙真功俱多

按北史考證次魏書作攻應從之南齊書太祖紀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監湖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聞虜主拓跋燾向

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崇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潛過淮卒相遇於堯山

下合戰敗績緣淮奔走退崇之等皆陷沒太祖還就質固守為虜所攻圍甚危急事還京師索虜傳是年魏太武自彭城南侵蕭僧珍斂民居及流迸百姓悉入

城臺送糧仗給盱眙通鑑輯覽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毛熙祚等營東山前浦魏主在盱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

單軍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開門納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寰宇記臺子山在盱眙縣東一里按宋書云元嘉二十七年宋將臧質守盱眙以拒魏師魏造弩臺以射城中因為名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從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

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可滅并州賊氏羌死正可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腳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何以不聞童謠言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得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我由爾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纒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麩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眾力豈能及苻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多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耶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眾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刀劍欲令我揮之爾身耶甚苦人附反各自弩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

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徒故質答引燾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鑿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眾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宋書賊質傳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言戰也但可整

舟楫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然

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宋書自敘

文帝紀正月丁亥索虜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圍盱眙二月丙辰索虜自盱眙奔走御批通鑑輯覽魏

師力屈退走而沈璞臧質不敢躡其後義恭復不敢邀其前南朝恒怯若此宜魏之往來如入無人之境也

資治通鑑宋紀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

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

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

衰矣通志宋元嘉中伐魏發緣淮三郡兵集盱眙綠江五郡兵集廣陵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致敗故魏

經彭城臨江屯瓜步攻盱眙及東陽歷城陷彭城降而長淮盡為北境矣

元嘉二十九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

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
 徵蕭鸞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
 軍已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
 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淮遽追太
 祖往救之屯破釜澗索兒向鍾離永遣盩朔將軍王寬
 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
 龍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鶴澗張永遣太
 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
 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兵頓石梁
 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引管分

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

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

賊眾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

破釜之捷斬
馘蔽野石梁

之戰禽其渠帥
宋帝詔中語

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太祖臥

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動須臾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

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太祖

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

之至黯黹而還

南齊書太祖紀
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

隨太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劉懷珍傳江夏王

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薛安都引虜徐

亮已沒張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救懷珍步從盱眙自

淮陰濟淮救永等宋書張興世傳薛索兒平定太宗

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眾二萬人悉遣南討
山陽南齊書李安民傳淮北既沒明帝敕留安民戍
甬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
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元謨

討之軍沂淮向壽陽

宋書沈慶之傳

齊高帝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騷動以顯
達爲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之鎮虜退敕顯達曰國家
邊防應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徒
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
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云卿應據彼地吾
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後

竟不行

南齊書陳顯達傳

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當齊明帝建武二年

高祖攻鍾離未克將

於淮南置鎮戍魏高閭上書曰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
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
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
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
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
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
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
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眾糧運難可充

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
 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
 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
 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
 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
 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
 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

魏書高閭傳

梁武帝天監元年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遣信還都報虎

牙兄弟

伯之子

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與紹張顯

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

梁書陳伯之傳

天監二年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

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

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

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

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

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

素斬伯鄰

魏書世宗紀

任城王澄傳先是朝議有南

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

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右合

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

道九山水路竝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
 進次大峴東關九里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
 大眾絡繹相接而神念剋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

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黨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眾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鄰其濟陰太守王厚疆廬江州太守裴遂即亦奔退

魏永平四年當梁天監十年九月甲寅蕭衍九山戍主苟仁以

戍來降魏書世宗紀

延昌三年當梁天監十三年六月南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蕭

衍軍於九山斬其虎旅將軍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冠

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魏書世宗紀

天監十三年作浮山堰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

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

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

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

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

眾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

脊於中流南史康絢傳

天監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眾患之或

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

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鋏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

猶不能合乃伐樹為榦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
 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
 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尙書右僕
 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並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
 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
 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
 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
 二月魏遣其尙書僕射李曇定督眾軍來戰絢與徐州
 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
 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

南史康絢傳
魏書肅宗

紀延昌四年三月先是蕭衍於浮山堰淮
規為揚徐之害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

天監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
 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隄並
 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
 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
 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
 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
 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
 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
 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

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赦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為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整陳吏部尙書姚察曰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

道矣

南史康絢傳

魏書蕭寶夤傳延昌四年蕭衍遣

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熙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

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

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

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

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

巨寶夤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

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眾驚擾自殺害者甚眾

使持節大將軍大督南討諸軍事勒眾十萬將出彭

宋尋淮堰自壞不行郭祚傳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

灌揚徐祚表宜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

山堰有攻資治通鑑是年二月李平攻浮山堰崔亮

遠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退通鑑輯覽初魏人患淮

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眾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

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按資治通鑑普通六年六月

兵事

上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侯淮堰成復進又七年
七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原注觀此蓋淮堰復
成也又通鑑地理通釋呂氏曰齊桓崇祖守壽陽欲堰
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顧
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
崇祖不啻百倍魏人謂終當自壞竟如所料在齊可堰
在梁不可堰豈主客
殊勢而攻守異便耶

武帝大通初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
兖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彊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
起兵應之僧彊頗知幻術更相扇惑眾至三萬攻陷北
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
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
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

浹辰斬伯龍僧彊傳其首

梁書陳慶之傳 按輿地廣記濠州東晉置鍾離郡宋齊

梁因之齊兼置北徐州

北齊天保三年

當梁元帝承聖元年

潘樂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

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

為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

北齊書潘樂傳

天保四年

當梁承聖二年

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

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

北齊書段韶傳

天保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

逼涇州又陳武帝率眾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

急復有尹思合眾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

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强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

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姚雄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

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北齊書段韶傳資治通鑑梁紀承

聖三年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

陳太建五年八月壬寅盱眙城降陳書宣帝紀南史程文季傳都督吳明

徹率大軍攻克秦郡於訖又別遣程文季攻涇州於訖屠其城進拔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城十一月辛巳樊毅克濟陰城資治通鑑胡注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改曰睢陵置濟陰郡

太建十一年十二月章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

隋書楊素傳陳書宣帝紀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民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於周矣

隋煬帝大業十年十二月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

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給

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

遁去資治通鑑隋紀隋書陳稜傳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率孟讓眾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為

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

大業末化明縣民馬簿據城反寰宇記

唐高祖武德二年土人楊益殺簿自稱刺史四年歸國

寰宇記 按新唐書作楊益德

中宗嗣聖元年九月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

軍李孝逸擊之通鑑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原

所部三縣山陽鹽城安宜也今按新唐書地理志楚州縣四山陽鹽城寶應淮陰應敬業盱眙

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資

通鑑唐紀 舊唐書淮南王神通子孝逸傳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偽將

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神將馬敬臣擊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眾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

眾守險且憑山為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眾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揚

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

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

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銜枚夜遁

人日暮圍解超奔夜遁新唐書高宗則天皇皇后傳李敬業等疾太后脅逐天子不勝憤乃募兵欲迎廬陵

王楚州司馬李崇福與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

肅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劉展反橫行江淮間上命平虜

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

既敗與邢延恩奏乞赦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

南下及彭城救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
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
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
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通鑑紀事

本末

德宗建中三年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
之退屯盱眙

新唐書陳少游傳

懿宗咸通九年龐勳遣李圓攻泗州辛讜與泗州刺史

杜愔有舊誼泗州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

洪澤

按舊唐書辛讜傳作洪源驛源係澤之譌

畏賊彊不敢進讜夜渡淮至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復往求救乃許分五
百人與之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相應賊敗
走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救泗州賊逆擊
於淮南圍之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
兵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
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
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
淮口漕驛路絕讜出求救於江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
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覺以五舟
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

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押
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
斤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
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圍都梁城中賊少
拜于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
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
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
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
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令
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說諭許奏請節餞勛乃息兵由

是淮南稍得收散卒脩守備

通鑑紀事本末

咸通十年正月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徐賊水陸布
兵鎖斷淮流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先以米舟
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
急雨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賊見其勢猛
銳避之遂得入城四月辛讜後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
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
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
斗山賊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
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託過自卯

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棚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吳迴守濠州不下十月吳迴夜突圍走舉勒兵追殺迴死於招義

通鑑紀事本末 舊唐書 懿宗紀時賊將劉行及讜

立作行丁景琮吳迴攻圍泗州戴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自退去可師追擊生禽劉行及賊保都梁城乃斷行及之指懸於城下以示賊賊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期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惟忠武沙陀太原之騎軍保全而退副將王健為賊所禽劉行及却為賊將吳迴所得吳迴乃進軍復圍泗州自是衝梯雲合內外不通

僖宗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眾號十六萬副都統曹全晷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晷悉眾渡淮

通鑑 輯覽

僖宗光啟二年秦畢之亂淮南節度使高駢召行密因

遣李神福諭曲溪劉金盱賸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

秦畢軍九國志李神福傳新唐書楊行密傳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縉黑甲號黑雲都又並盱

盱曲溪二屯籍其土為黃頭軍以李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

光啟三年唐天子命太祖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李璠

領兵赴維揚以制置為名時郭言為璠前鋒深入淮甸

破盱眙而還舊五代史郭言傳

昭宗景福元年張璠張諫以濠泗降朱全忠通鑑目錄

昭宗乾寧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

張諫舉州降楊行密資治通鑑原注泗州本徐州巡屬自此遂為楊行密所有

周世宗顯德二年冬十一月周主謀擊唐先命發民夫

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通鑑輯覽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張承德敗唐泗州兵於

曲溪堰

顯德三年十二月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

賊二千人於塌山北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顯德四年十月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

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

口原注疑即浮山洞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

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

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於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

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

圍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

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資治

通鑑周紀新五代史南唐世家世宗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宋

史太祖本紀是年從征濠泗為前鋒時南唐砦於十八里灘世宗方議以橐濟師而太祖獨躍馬截流先渡

麾下騎隨之遂破其砦因其戰艦乘勝攻泗州下之南唐屯清口太祖從世宗翼淮東下夜追至山陽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庚寅帝發京師百官六軍並乘

舟東下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十一

月丁未次揚州城下即日拔之續資治通鑑

欽宗靖康初詔天下勤王招信人劉位率數百人應募

會淮上盜起檄位退保鄉井賊王鎮李公諤杜麻胡張

遇等羣起剽掠位連破之威聲大震號橫山劉家軍乾隆

志

高宗建炎元年正月江淮等路發運使翁彥國將東南

六路兵與峒丁槍杖手合數萬人徘徊泗上始議置四

道都總管俾召天下兵勤王敵縱兵四掠東及沂密西

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

如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宋李心傳繫年錄

建炎三年正月戊戌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

於眾為禦敵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

東臣願先為拒敵之資甲飭諸將訓習疆弩以俟夾淮

一戰又駐蹕淮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

衝突續資治通鑑已酉金人犯泗州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

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氊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

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

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

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

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

以上安聖躬者金兵至泗州近境瑾引兵南走招信尉

孫榮宋史忠義傳榮作暉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

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鬪死金人乃於泗州

之上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

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二月閻瑾引兵至

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繫年錄呂中大事記金之犯

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

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

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

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通鑑輯覽尼瑪哈入淮

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四月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聞

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

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

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五月時淮南盜賊踵起忠

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卽以成知泗州
羈縻而已六月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
州都大提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
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
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旣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
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
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撼
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
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歛兵皓
行至泗境謀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九月癸亥忠州

防禦使知泗州李成言所統軍眾天寒無衣今艱難之
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詔成所言忠能
體國令戶部輟絹二萬匹賜之初上遣賀子儀撫諭成
成卽令其將張琮赴行在又命舉人許道爲表謝上曰
恨無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呂頤浩喜以琮爲
秉義郎召道赴行在琮自言本諸生乃以爲承務郎使
邀成入見道行至白塔市成追還之復以其眾叛琮遂
歸詔以琮監溫州酒稅琮安肅軍人道泗州人也繫年錄
按白塔疑卽
邑之白塔集十一月金兵渡淮杜充在儀眞聲言往招
信縣會位兵援行在知楚州趙立率所部兼程至龜山

繫年錄

建炎四年濠州土豪王維忠率眾萬人屢與羣盜戰至是棄韭山寨歸於招信縣劉位以惟忠為左軍統領先是濮州人史康民因迎神會有繖扇儀從之物藉以為資擁眾作亂轉至淮南往來於淮泗間有張文孝者畔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劫節制淮南兵馬使閻勅偕至招信縣位禦却之九月劉綱言世居泗州部多土人今泗州隸趙立而令綱以所部歸濠州則人各思歸勢必難散詔招信縣特割隸濠州

繫年錄 一統志建炎中劉綱保聚于三臺冬金人攻淮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宋史呂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郎國奉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稅所攜戶部尚書印上之四月己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為保義郎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巡檢寇宏以其眾附於真陽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敦武郎閤門祇候充鎮撫司統制宏壽春人素以操舟為業兇狡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其徒張先聚眾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宏為水陸巡檢先尋為土豪所殺宏以眾數百泊龜山下願受仲威節制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

向乃說瓊父革率眾與宏合軍眾議以宗誠守泗臧翊

守盱眙宏復上鳳凰洲七月知濠州李玠棄城去欲順

流東下為鳳凰洲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

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去繫年錄 續資治通鑑是

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西

安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眾故命光世安輯之十

月庚辰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為樞密院准備將領初王才據

橫澗山寨遣將丁順圍濠州兩月不退權州事張德患

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劉光世告急

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率本部攻橫澗山才急乃招順歸

寨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啟門爭出

順乘亂叩城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間賊乃退時

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豕斲樞以為箭箠由是破伐無

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以州印授宏宏不辭

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繫年錄 宋

年十月王才遣將丁順圍濠州劉

光世遣兵攻橫澗山順解圍去

紹興二年八月甲辰給事中程瑀言三國東晉雖各保

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

楚泗見屯不多賊眾或渡江淮則淮南為所蹂踐江浙

必震繫年錄

紹興三年二月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為李橫聲援三月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四月壬子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世忠言浙東兵馬副鈴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五月

己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留屯泗州朝廷既遣韓肖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世忠又請留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六月甲申朔左武大夫滎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今移屯泗中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十一月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擾

齊國界分用樞密請也繫年錄 宋史韓世忠傳紹興三年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泗州帝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時撻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墩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蕃漢軍皆怨兀术引軍還

紹興四年九月乙丑僞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
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
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
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
王或有德者立爲淮王王盱眙使山東脣齒之勢成晏
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金議以宗輔權左副元帥
右監軍曷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
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令其
子麟爲諸路大總管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肥犯
廬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爲簽民兵盡除
山東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
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
滁和揚州入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
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獲大利於是騎兵
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至舉朝震恐十二月辛
巳僞齊保義郎劉遠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
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僞告令所屬焚毀金右副元帥完
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遺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卽席遣伶

人張軫王愈持橋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

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繫年錄

紹興五年春正月辛亥淮東統制崔德明襲敗金兵於

盱眙宋史高宗紀

紹興六年二月張浚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張俊進屯

盱眙宋史高宗紀

江南東路宣撫司張俊加崇信奉寧將軍節度使進屯

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

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

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採斫數十里間

竹木皆盡斵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

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

臨淮伫觀久之而去九月庚寅劉豫簽鄉兵三十萬號

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

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

犯六安孔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

淮泗之役謀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

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

內殿三日條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

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冬十月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芟芻毋令騷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芟芻甚夥而成憲均之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接卽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眾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輛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勅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莘

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眾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烽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勅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為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俊之功賜詔略曰賊雛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乙卯侍御史周秘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秘此意甚善

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為王師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十一月乙丑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貌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練團入隊天

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繫年錄 宋史高宗紀五月以張俊進屯

盱眙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八月俊城盱眙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岳飛傳劉豫遣子麟貌分道寇淮西劉光

世欲舍廬州張俊欲舍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張俊力阻其議 楊存中傳劉貌之入寇也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眾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

泗州則光世已舍廬去存中擊劉貌於藕塘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州乘背擊之 張俊傳劉麟入寇俊與存

中合兵拒於泗州六年詔以淮西屬俊七年詔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俄命自盱眙屯廬州 繫年錄

兵事

趙鼎事實曰初麟貌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
 為計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
 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
 與劉貌遇多破之使麟賊失援大剝而遁皆鼎之始謀
 也呂中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金分
 道入犯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庚牌
 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金偽俱遁矣鼎又薦浚可
 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
 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無盜區於是鼎左浚
 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浚出視師以行府為
 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
 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
 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
 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
 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為
 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
 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
 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論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
 之言於是楊沂中捷於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
 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

也 玉海紹興六年十月楊沂中卿存敗偽齊於藕塘
 不與十二戰功之列以所捷非金虜故也 續資治通
 鑑注岳飛郾城之捷亦未及與知當日指揮固多不審
 矣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劉楊諸將力爭於壽春藕塘
 間而後劉豫
 不敢南渡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卯朔左司諫陳公輔言臣竊見淮
 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堅壁牢大軍分屯
 烽堠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
 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
 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
 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勢仍
 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

矣辛未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令入內侍省
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州三月甲

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

藥時俊軍士兼家戌時俊尚未至也繫年錄 齊東野

德為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王德素不相能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制使駐盱眙八月乙未

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

軍置司壬寅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

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九月乙丑

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張俊失謀誤國置戍守之城當

據要害今盱眙之城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

捍禦之事周秘又言張俊失謀誤國力違眾議遣諸軍

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

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丁卯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

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

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未切

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

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

事陳與義請賜餼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

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詔泗州並盱眙縣仍舊隸京東

以張俊移屯故也辛巳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張俊一軍久住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初以旱故求直言太學生應詔上書言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又言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繫年錄按通鑑輯覽鄺瓊叛在七年八月張俊棄盱眙軍歸建康在七年閏十月紹興八年夏四月丙寅鄺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六月金使至常州樞密副使王庶上疏曰使人之來其甘言陷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

以淮為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張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徙劉錡屯鎮江為江左根本九月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即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為之備繫年錄紹興九年正月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

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
過則刳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
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紡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眞
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

繫年錄

紹興十年七月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
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
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
在引兵出泗上八月丁亥沂中潰軍于宿州初沂中至
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

屯柳子鎮沂中以爲信欲擊之或諫不可輕出不聽留
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
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退金人以重兵伏歸路
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
隔參議官曹勳不知沂中所在表聞于朝朝廷大怒令
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
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
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死亡甚眾
旣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

繫年錄

紹興十一年三月乙巳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

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還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為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今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率師至城下

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退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宋史紀事本末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受詔救濠

宋史

韓世忠傳

九月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

事韓恕歸至本州先是將恕至涿州爲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宗弼將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破

泗州以脅和淮南大震

續資治通鑑

十月乙亥金國都元帥

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報柘臯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

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一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今欲速和故也

繫年十錄

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

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詔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蹈其國家今臣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

設宋史紀事本末

紹興十二年九月甲寅中書舍人楊愿兼戶部尙書左

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爲例先是金人求真珠鞞鞞等物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

鉅萬計續資治通鑑

紹興十四年三月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誓書發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繫年錄紹興三十年春正月丁酉詔今後奉使大金使副不以

兩府侍從過界後並依常例坐車馬不得妄於例外索覓轎子前去盱眙軍不得應副八月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於朝廷九月庚辰徐宗偃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規邏者之情僞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遺固不一矣要皆取辨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者閔

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聞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旣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秘殿且有登封泰山欵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洶懼宗偃亦以爲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更犯京闕游至維

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
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
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
或以爲放牧添增防托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
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
淝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具命大
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援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
以待之矣若信規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
於中興之世也

繫年錄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丙子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點檢

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黃
述賜扇帕於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輒病欲乘馬按
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頓下景
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闡面
闊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
意己亥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知濠州劉光時疑寇
至是日遂驅民入橫澗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
而去生理蕩然淮南轉運副使王柁聞之遣卒五百人
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秩六月壬寅朔御史中丞江
澈入對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

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辛
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關報守
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
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卽傾城奔
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
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
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謂本欲八月還都今大臣奏宮
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
南京謂汴都也軍民間之雖稍釋疑然有夤夜提攜奔
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
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淮南官吏老幼悉在江南矣
七月壬辰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
使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
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州守臣富察特默遣人至盱
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來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
遣通事傳語乞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
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卽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
與副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
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卽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
掄跪於庭下抗聲稱有敕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嘉戰

灼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遠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於紙以俟聞奏汝嘉卽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遺以纈帛香茶皆不受戊戌徐嘉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北界宣諭言語詔嘉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統制諸路總領所照應今年五月甲午指揮及今來事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廣行閒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詐仍先具知稟以聞八月乙巳尙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係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今兩次大金金牌天使過淮顯是守臣不職詔知盱眙軍周淙特降二官丙辰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諜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謂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目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揚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運糧乏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彥融以未得制

置司檄亦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九月壬辰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眾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先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汴口有空舟焉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特默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

劉錡以俊知泗州甲午盱眙軍奏夏俊已復泗州十月庚子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將議事壬寅泗州土豪孫鏗王璫忠順人李永葛松並補承信郎付盱眙軍使喚乙巳錡至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丁未金人以鐵騎列於淮之北望之如銀庚戌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遞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汜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壬戌成忠

郎閣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澗山寨十二月甲辰太常博士林栗遺宰相書言敵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禍極凶殫自取屠裂爲今日計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不得鬪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青之信諸軍但許受納降欸若只是通和文字不得收接若失此時縱其北歸是祿山斃而慶緒興思明弒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惟廟堂垂聽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自鎮江還入見上慰藉甚渥允文言車駕進發而敵尙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爲掩襲之舉可使敵無噍類上從之而敵去已遠矣庚戌金軍自盱眙渡淮盡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知泗州夏俊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屋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望之如雲旣度絕閔軍至盱眙排列於岸之南聲若如一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沿路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

運方不繼賴以自給閔之眾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其死者甚眾癸丑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眾是夜淮東制置司統置官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人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失言矣郎主雖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耶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三百人各上馬卽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出不可遏俄而東城之

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也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右淵等自南門入以狀復告金人所掠老弱之在泗州皆委之而去丙辰淮東制置使成閔至泗州時土豪劉鐸有眾數百在橫山閔承制授鐸修武郎閣門祇候權知州事

繫年錄 宋史成閔傳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 輿地

紀勝紹興三十一年 劉澤保聚於清平山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癸亥張浚奏兩淮之人素稱強勇而淮北義兵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讎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御前萬弩營民壯者宜相率應募於是兩淮之人欣

然愿就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張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治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七月癸亥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略四州地為我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軍云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繫年錄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壬辰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原

舊作紇石烈志寧今改遣人索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致書

張浚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浚復以書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寧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為南侵計四月戊辰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李顯忠出濠州趣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趣虹縣續資治通鑑戊子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盱眙宋史孝宗紀五月癸丑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取宿州甲寅金

使清臣等躡李顯忠追之符離宋師大潰宋之軍資殆盡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六月癸亥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扼敵衝聚水軍續資治通鑑庚午張浚自盱眙還揚州詔魏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宋史魏勝傳八月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索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十月辛巳廬仲賢至宿州布薩忠

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

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

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

歸正人十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奏帝大悔之續資治通鑑

王圻續文獻通考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

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

官資專一哀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

城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海

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齊東野語於是顯忠

宏淵大軍十三萬眾一夕大潰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

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

宋史陳敏傳張浚視師改敏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

廷命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不可浚強之

命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入泗州守之

隆興二年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

幣還湯思退恐和議不成遂令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四月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輕重取舍以聞冬十月庚辰湯思退僥倖和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欲

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欲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約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如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約辛巳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侵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閒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勝覘知之帥兵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可至是寶遂棄城遁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十一月丙申遣信國所通事王抃使金軍併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

與餘誓日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

貢為歲幣而已金人皆聽許十二月丙申制曰此遣王

抃遠抵潁濱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

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洪适所草也續資治通鑑 敕楚滁濠廬

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並楊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

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

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王圻續文獻通考

孝宗乾道元年正月己未通問使魏杞等賚國書至金

書式為姪宋皇帝昏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

皇帝闕下歲幣二十萬金人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

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

自是定式二月癸巳移濠州戍兵於藕塘十月乙巳淮

北紅襖賊踰淮劫掠立賞格討捕之己而知楚州胡則

遣巡尉擊殺其首盧榮續資治通鑑 丁未大軍渡淮圖克坦

貞敗宋將王權於盱眙金史海陵紀

乾道十二年邁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

喻泗曰鹽城曰寶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

兵立游樁益戍卒宋史洪邁傳

金泰和五年當宋寧宗開禧元年八月辛卯詔罷宣撫司時宋殿

帥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閒河南

將臣亦屢縱謀往往利俊邁之賂反爲游說皆言宋之
增戍本虞他盜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
院及盱眙軍謀來上又皆鑄點邊臣爲辭宣撫使揆因
請罷司從之

金史章宗紀

開禧二年四月乙亥郭倪遣武義大夫宥人畢再遇與
鎮江都統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
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
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丁丑進兵薄泗州泗有
東西兩城再遇命陳戈旗舟楫於石匱下如欲攻西城
者自以磨下兵從陡山徑趣東城南有角先登殺敵金

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我
大宋畢將軍也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
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
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卽得
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

續資治通鑑

五月王師北

伐有詔發鎮江總司緡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旨
軍前臺檄岳珂往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眙招撫郭倪
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據城而高城不甃址以石北望中
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廳事郡治陋甚旣涉淮迄事歸
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皆傷痍或無半體爲之潜然

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救也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城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有大酋僕撤孛堇者使謂李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啟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乎倬憮然領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歐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奈何

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斃之俊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虜旣得俊邁折箭爲誓啟門以出二將猶勦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岳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倪庇弗宣汝翼倬俱薄謫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卽京口置獄推俊邁事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市

宋岳珂
程史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密爲兩淮

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

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憤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

宋史紀事本末冬

十月金人以步騎數萬戰舟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

淮西耳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兵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眾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

宋史畢再遇傳

岳珂程史郭棟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至其幕每從東閣見其議論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蓋以孔明自許以為少年戲劇妄自標置耳開禧間倪立殿巖賓客恣意真以為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興六月之師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眾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於符離

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也傳者莫不拊掌

寧宗嘉定七年秋七月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

罷金歲幣帝納之議罷歲幣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

丞相曰蒙古漸興其勢已定以亡金金昔我之讎也今

吾之蔽也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議不決續資治通鑑

金貞祐三年當宋嘉定八年果勒齊力勸金主侵宋金主惑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

招撫使遂有侵宋之謀金史宣宗紀

金興定元年當宋嘉定十年七月宋人圍泗州金史宣宗紀完顏仲

元為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於龜山復敗步騎千餘

於盱眙敗紅襖軍於白里港金史完顏仲元傳

興定二年當宋嘉定十一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

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

甚急督眾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眾獲馬三百餘匹

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

分掠境內而時遺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

牙吾塔麾兵佯北發兵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

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

青平宋兵甚眾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

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初逗遛不與戰

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

百甲杖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二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

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賜金帶一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冬忠義統帥李全徙屯淮陰之龜山宋史李全

傳金史時青傳是年冬青率其眾入於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眾數萬十二月甲寅以

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等使宋講和金史宣宗紀

興定三年當宋嘉定十二年正月庚午呂子羽至淮宋人不納

而還金史宣宗紀金人圍淮西急馬軍都統李慶宗戍濠出

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李全與季先

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

遇金人於嘉山戰小捷三月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

鼎立以待金人續資治通鑑甲午金人自盱眙退師是年春

金人分兵自盱眙軍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

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建康大

震李全季先等來援金人乃解去全邀擊敗之曹家莊

宋史宣宗紀九月丙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

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

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

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

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

而以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制置為沿江淮東西三司命

涉主管淮東十二月己丑大雨雪淮冰合李全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金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州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特以火燭之全知其備乃引兵還續資

治通鑑

嘉定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之約奉實款至山陽賈涉再遣拱往諭涉時制置楚州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漣水軍使季先死賈涉欲收其軍遣統制陳

選往漣水以統之先黨裴淵宋德珍等拒而不受潛迎

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宋史李全傳續資治通鑑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

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宋周密齊東野語時忠義軍頭目季先拳勇有膽氣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知楚州賈涉遂殺之先既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為帥於盱眙制司大恐八月

月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

轄宋史寧冬十月戊寅時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

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

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

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

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續資治通鑑

嘉定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

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渡淮攻克泗州

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

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

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

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宋史李全傳金史紇石烈牙

邊兵勞苦詔牙吾塔以宋人書求見先是宋將時青襲

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

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

目遂拔眾南奔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

泗州西城金史時青傳是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

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

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一人詰問之乃知青

兵事

為宋京東鈴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殺其人以滅口牙
 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絕兵出拒不得
 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
 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
 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幹魯朶先知設伏掩擊
 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孫穴
 城將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
 其目餘眾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
 志二月二十六日夜
 青拔眾走遂復西城

嘉定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

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惠嘗敗全於山東而不能獲每歎

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

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

之相與歡甚宋史李全傳淮西告捷金人寇安豐韓如盱眙

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瑋卞整

張惠夏全諸軍應援擣虛遂有堂門之捷宋史陳韓傳

潛志南渡後屢興師伐宋連年征伐亦未嘗有大功最
 後盱眙軍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
 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
 云暴卒鴨張率作如林之旅饑民烏合驅帥得罪之人

理宗寶慶元年全怒許國欲圖之遣劉慶福還楚州城

使為亂潛約盱眙四軍相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

等謀中止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不聽夢玉懼

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宋史紀事本末忠義統領王文信將至揚

州作亂知州汪統知之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

曰我歸營何故見拒不如俟入城而殺之撫其兵領往

盱眙分隸張范張惠范成進麾下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

得志謂忠義軍逐許國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

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使不敢動整以邀

文信為辭引兵還揚州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

揚州復震彭義斌致書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

復不成生禽斬首惟朝廷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

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宋史紀事

本末十月金禁宿泗青口巡邊官兵毋復擅殺過淮紅衲

軍金史哀宗紀

寶慶二年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閩又見賊勢稍孤功

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忤延譽京師謂討賊有餘力

朝廷信之忤亦垂涎代瑋從史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

忤代知盱眙十一月瑋至楚州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

俾留盱眙忤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遺患

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使往楚州全

至楚與李全妻楊妙真合謀作亂時傳李全已死李福

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

全妻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兎

死狐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

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

兵事

立便當事太尉爲婦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宋史紀事本末夏全旣逐瑋暮歸營楊氏拒之全意楊氏圖已大掠趨盱眙張惠范成進閉門全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兵欲勦之全走歸金楚州諸將其殺李福送其首於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忤張惠范成進時青自盱眙進兵往楚州戮其餘黨忤得檄不得自決惠成進卽提兵入楚議分北軍爲五未幾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惠成進旣歸盱眙錢穀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尙眾二人給忤曰南北軍

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忤從之二人每宴

忤必徧迨胥吏忤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官軍

兩資二人同麾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穀宋史李全傳

寶慶三年八月丁未朔知盱眙軍彭忤及總管張惠范

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忤輕儇不

爲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

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

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

宴邀忤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主封惠臨

淄郡王成進膠西郡王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

總帥完顏額爾克通鑑輯覽成之續資治通鑑宋史

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

半縛托從者無寸刃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

胎附盧鼓棹於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

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城焉自是

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山

以備全袁枚隨園隨筆今稱總督為制府制府二字

見宋史李全傳中以宋有安撫制置之官故有制府制

閩之稱許國為此官命全參謁全曰不參制府則曲在

我幕府章夢先亦令隔簾貌李全自益都復入楚州據

喏貌喏曰大概今之請安也

之遣總帥完顏額爾克元帥慶善努守盱眙與李全戰

於龜山敗績十月以淮南王爵招李全金史哀宗紀

還青州或以為已死劉瑋乘時自誇以驅除餘黨及丞

相入其言遂召徐希稷趙柳而以瑋為代瑋即盱眙

兵馬自隨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

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入來瑋留以

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鏘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至

身入北軍與李軍合反夜遂四面縱火夏全知事亟挺

軍二百衛送瑋出星夜南奔夏全軍回至淮陰乃為時

青令暉夾擊既至盱眙張惠范成進閉門拒之且就軍

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朝廷遂改楚州為

淮安州命姚翀知州事既而盱眙彭朝廷乃遣張惠范

成進入淮安說國用安驍全令殺李福賍從李姑彭

孺娘未幾李福就戮姑易服往海州而江關所遣彭

遂遁去國用安追至北軍怒為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

御批通鑑輯覽彭托輕儇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

言若時青不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

無據之人耳有重望而朝議忽而檄托忽而檄青致

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首畏尾密報李全遷延

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昏昧無

知欲弭亂而轉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邪

一月己卯李全敗額爾克通鑑輯覽及慶善努於龜山

于台系志

兵事

三

全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主不從以淮南王招李全不

受續資治通鑑

金正大五年當宋理宗紹定元年春正月丙戌議擊盱眙辛卯以

龜山之敗降元帥慶善努為定國軍節度使金史哀宗紀

一月李全與金通約以盱眙予之宋史李全傳

理宗紹定二年六月全分軍盱眙略牛馬誘殺時青併

其眾宋史李全傳

紹定五年八月丁巳泗州路分劉虎副都統董琳焚斷

盱泗橋遏金兵冬十月戊子金將以盱眙軍來降赦盱

眙軍改為招信軍宋史理宗紀宋史杜杲傳會李全

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

當斷盱眙橋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史白華傳宋

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

謀劫而取之或報於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宋

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千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

來攻盱眙總帥納哈塔邁珠以盱眙降宋金史畢資

倫傳畢資倫統兵屯泗州宋龜山統制時青襲破泗州

西城資倫被執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復囚之鎮江凡

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哈塔邁珠已下

北望慟哭謂之辭故主資倫旁觀罵曰國家未嘗負汝

何所求死不得乃作如此觜鼻邪蔡州破哀宗自

縊宋人以告資倫設祭鎮江南岸大哭投江死

理宗端平二年王萬疏言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為

盱眙為楚州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之西為

安豐為光州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每揭厲以涉之又謂

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

盱眙 宋史王萬傳

理宗嘉熙二年二月戊戌蒙古使王楸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 續資治通鑑

理宗淳祐二年七月丙申蒙古萬戶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蕭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戰於天長縣東皆沒 續資治通鑑

淳祐三年二月己酉詔淮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淮西總管聶斌等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 續資治通鑑

淳祐四年七月壬子詔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續資治通鑑

淳祐五年四月丙戌詔劉虎蕭均趙邦求夏臯各進一秩賞清河漣泗招信捍禦之勞也秋都元帥蔡罕等率騎三萬與張柔攻壽州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

制置趙葵請和乃還 續資治通鑑 元史張柔傳大帥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斥候甚嚴柔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乃至滁

淳祐六年春正月權兵部尚書李曾伯請浚泗州西城 續資治通鑑

淳祐七年三月蒙古張柔攻泗州五月甲寅詔武功郎

揚州寧淮軍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敵帥俱死於水

特贈武略大夫更官其一子續資治通鑑

淳祐八年三月甲寅督視趙葵上將士泗州解圍之功

詔奇功特與補轉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

應援立功將士併與比類推賞泗州之圍也前鋒軍統

制田智淵父子戰死於朝河壩甲戌詔贈智遠父子官

恤其家尋立廟賜額以旌忠節續資治通鑑

理宗開慶元年十一月丙辰詔選精銳招信泗千人續資

治通鑑

元世祖至元十年當宋度宗咸淳九年劉復亨招降淮南諸郡邑

十一年九月劉淵巡邏泗州至淮河九里灣遇宋軍戰

勝奪其船三十餘艘元史劉通傳

至元十二年當宋帝昀德祐元年博羅歡軍於下邳召將佐謀曰

清河城小而固與招信淮安泗州為犄角猝未易拔海

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為

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禽也師至三城果皆

元史博羅歡傳

宋端宗景炎二年元為至元十四年春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

州劉興祖以糧盡降元宋史李庭芝傳

至元二十三年秋七月庚午江淮行省蒙古岱言今置

省杭州兩淮江東諸路財賦軍實皆南輸又復北上不便揚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往返之勞行省徙揚州便從之立淮南洪澤芍陂兩處屯田益兵至二萬歲得米數十萬斛

續資治通鑑

成宗大德四年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河南左右司郎中穎昌謝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

公私便之

續資治通鑑

順帝至正十三年六月丙申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

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七月壬申彭大趙君用

挾郭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僞暴

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

續資治通鑑

十二月濠州朱元璋起兵略地定遠計降驢排寨民兵

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於橫澗山收其卒三萬

通鑑輯覽

至正十四年六月乙酉彭早住趙君用陷盱眙縣庚戌

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部尙書阿魯於海寧州等處募

兵討泗州

續資治通鑑

元史伊蘇傳伊蘇從太尉征淮南行樞密院副使討賊淮

東大敗之

劉辰羣雄事略曰元史載盱眙之陷不指名爲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故平吳錄諸事

皆云士誠攻揚州尋陷盱眙及泗州辨證曰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其兵豈能遽及盱眙攻俞本記事錄

其為濠州無疑也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
書曰未逾月彭早住趙君用邀上將兵守盱泗滁陽王
廟碑亦云彭趙東屯泗州則知陷盱眙泗州者彭趙之
兵也今從之成廷珪閏正月二十日聞盱眙泗州失
守詩野寨蒼茫落照中東征三載未成功黃金似土供
兒戲白骨如山泣鬼雄天狗星沈軍府動水犀軍散努
臺空於今人力消磨盡誰念東南
府庫窮 閏正月為至正十五年

至正十五年二月壬申立淮東等處宣撫使都元帥府
於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聽富
民願出了壯義兵五千人者為萬戶五百名者千戶一
百名者百戶仍降宣敕牌面八月戊辰詔淮南行省左
丞相秦費音統淮南諸軍討所陷郡邑

續資治通鑑 元史福壽傳福壽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

至正二十一年三月癸酉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于吳

續資治通鑑 明史薛顯傳趙均用據徐州以薛顯為元帥守泗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按彭大趙均用皆長槍賊帥郭子興嘗依之彭大死趙均用帥其眾攻有盱眙淮泗諸州郡其後為張士誠所據

至正二十六年夏四月大明兵取淮安路及泗

元末定遠豪王弼結寨於三臺山

明惠帝建文四年五月己丑燕兵下泗州

至淮盛庸領兵列南岸燕兵列北岸燕王命艤舟編筏

若將渡者潛命邱福朱能等帥驍騎西行三十里以小

舟濟南軍見之棄戈甲而走遂克盱眙

武宗正德六年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

明史盛庸傳 明史建文帝紀 燕兵

明史武宗

紀

正德七年流賊自北來時劉六等由邳州渡河竄固始知縣錢琦禦却

之乾隆志

正德八年冬有寇至乾隆志

世宗嘉靖四年十二月山陽盜二百餘人來寇指揮高

山報巡撫討平之乾隆志

嘉靖三十五年有倭警巡按御史吳伯朋調廬鳳河南

四川等兵屯蓮塘乾隆志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辛未倭犯天長盱眙遂攻泗州明史

世宗紀 乾隆志倭寇由天長來至義井兵民多被屠戮東山守兵潰居民死者千人儲畜擄掠一空主簿朱

吳領民兵禦賊被圍義官闕寬力戰救還是夜賊浮缸渡淮攻泗州城十八日早復過盱眙往淮安至廟灣總

兵劉顯敗之

莊烈帝崇禎九年秋七月二十三日流賊百萬從南入

縣殺戮異常縣署民房並燬乾隆志

崇禎十年正月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闖塌天

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玉合烽火達淮

揚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通鑑輯覽

王寅錢塘人膂力絕人舉武鄉試十年龍江都司王寅奉赴泗州防祖陵賊來犯寅自賊眾我寡及其未集可

破也捲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先鋒戰日午迄申賊來益眾與守備陳正亨陷陣死贈鎮國將軍指揮僉事正亨

贈招勇將軍指揮使官一子

崇禎十七年五月史可法疏請分四鎮封總兵官高傑
 興平伯轄徐泗駐泗水以徐州蕭碭豐沛泗州盱眙等
 十四州縣隸之營衛原存舊兵皆聽歸併整理各於境
 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五月初七日揚
 州士紳王傅龍奏賊警未至高兵先亂白傑渡河掠徐
 至泗至揚明季南略 乾隆志 高傑兵亂搶劫焚殺
 國朝順治二年四月 大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
 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州
 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
 里不及明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初聞 大

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
 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
 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泗州援將
 侯方巖敗歿通鑑 輯覽
 道光十三年土賊何二等掠邑境生員李介昌率眾禦
 於南樓敗之

道光三十年冬有淮北土寇數百突至古城鎮劫典鋪
 沿途楚掠數十家而去

咸豐二年冬粵匪陷武昌逼省垣大吏調綠營防堵西
 梁山十月十六日盱眙城守營把總王履芳率營兵三

百人赴省

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省垣陷全省震動邑境土寇蠢起知縣湯敏中禽獲匪首王兆洪斬之諭四鄉有搶劫者格殺勿論於是城紳有團練之議設總局於江西會館於古關帝廟竹香庵新安會館各立分局募丁訓練時巡察焉軍械經費胥借用本邑各項公款鄉鎮亦相率集練數月盜稍止粵匪既據江甯四月由陸路大舉北擾滁鳳相繼失守邑境戒嚴六合在籍紳士刑部主事朱麟祺統壽勇六百來駐分營於龍山寺淨土庵義倉山陝會館等處麟祺訓練有方所部皆循循受約束

始至卽招降土寇楊倫

倫後以叛誅

駐盱凡一載邑人倚若

長城矣

麟祺後殉難廬州

咸豐五年五月十五日都統勝保統兵過邑境所統多川勇並沿途新降之卒強占滋擾所過苦之至邑境遂與壽勇械鬪壽勇退避龍山寺勝勇圍之數匝知縣湯敏中城守營把總李連登往撫之連登受傷墮馬敏中與夫一人斃徒步而返勝保聞亂發令往諭不解親往諭仍不解夜分勝勇焚龍山寺壽勇出鬪互有殺傷踰日勝營西去壽勇掩死者邑人多往弔之方鬪時壽勇之分紮淨土庵等處者憤欲出助戰麟祺力止之居民

他徙或閉戶不出闔城罷市七月有土寇數百突至澗溪鎮擄掠而去十一月土寇掠河稍橋舊縣鎮

咸豐六年二月土寇掠紫陽集邑人周景增郭天富率

眾禦之戰於高家坂眾潰景增天富皆死之援兵後至

追賊擒斬甚多八月初九日棚匪掠自來橋十九日掠

澗溪鎮外委姜萬全死之知縣厲自芳都司博勒忠阿

把總李連登率勇五百人禦之於仇家集擒斬數十人

賊始散棚匪者多桐城潛山人舊於滁六盱泗境內種山為業是謂棚民是年旱逐煽飢民為亂推劉

萬源葛高培為首粵逆吳江為軍師據來安之石鼓山

八月初三日亂作諸山響應破來安城並村鎮十數處

邑境驚擾邑紳吳棠謀巡撫福濟南河總督庚長請兵

會剿於是滁州知州程某會總兵音某由來安一路進

剿六合知縣溫忠原率張營馬隊由竹墩一路進剿吳

棠亦率練勇於盱滁交界處防堵連戰皆捷九月初六

日官兵大合被石鼓山吳江先期逸職高培於陣萬源

率黨十數人乘夜間道遁餘賊潰萬源後於全椒伏誅

咸豐八年三月擒匪李成張落刑黨勝保招降旋叛陷五河縣偵騎

至黃盆窰生員傅棠率眾禦之於浮山時藩司張光第

來邑勸捐軍餉聞粵匪破滁州全椒來安警報日至五

月光第逡巡去七月李兆受破三界市先是粵匪據滁

州兆受率眾來爭粵匪去遂為兆受所據勝保招撫兆

受兆受陽受撫仍肆抄掠率眾萬餘人分三路入三界

市練勇不敵傷數十人兆受乃焚練局民房數百家悉

燬既退土匪乘間掠衣物靡遺知縣許垣以滁賊擾境

稟請援兵勝保批垣牘云李兆受業經本大臣招降奏
明改爲豫勝營何得混稱滁賊三界練局被焚或係他
股賊匪竄入八月二十一日豫勝營掠自來橋九月十
一日勝保移軍於天長之汭澗鎮時有豫勝營員弁來
邑諭捐兵米十六日兆受率豫勝營眾至汭澗勝保始
勸令薙髮豫勝營據滁七年所至誅求割剝十月三界
市自來橋澗溪等處有豫勝營員弁數十人脅鄉董勒
捐鞭箠凌虐有死者於津里鎮舊縣鎮設捐卡商賈視
爲畏途又掠邑境耕牛千餘於竹墩集設油坊耕野一
空

咸豐九年正月豫勝營與懷遠人爭埠頭於津里鎮懷
遠人素強鷲兆受令調滁州兵三千來鬪自來橋三界
市一帶人心驚懼婦孺皆避匿鄉僻會事解乃已四月
粵匪由揚州北犯圍天長甚急勝保自定遠縣移駐去
天長縣四十里之汭澗鎮連營十餘里從容調豫勝營
馬步萬人會救天長十二日豫勝營率眾來會至汭澗
而天長已陷粵匪遂犯兆受營兆受營潰死傷無算兆
受返奔滁州踰日粵匪犯勝保營前鋒馬軍禦之不支
潰諸營皆潰惟總兵張得勝黃臣忠固守二壘賊圍之
急勝保乃北退五十里移駐舊鋪遣知府董某副將陳

某都司黃某率兵回援張黃等於泂澗皆戰沒得勝苦守數日救不至乘夜犯圍出臣忠死之眾殲焉勝保又北退五十里移駐邑南一里之汪氏南園事宴樂焉粵匪既破兆受勝保營五月二十六日乘勝迫邑境勝保乃退屯邑東七十里之蔣家壩斷河而守爲自固之計二十七日辰刻粵匪分三路入縣治知縣許垣典史周來豫把總李連登死之

近邑人沈宗翰歲於五月二十七日邀同人就昭忠祠設祭嬰

害之家無不

失聲哭也而勝保遽以二十六日盱眙失守入告六

月初一日粵匪退勝保乃飾戰事報盱眙收復狀其明

年奉 上諭勝保招降擒眾不下數萬人近聞惟李世

忠輩得有官職之人業經薙髮其所部降眾仍蓄髮爲匪肆行劫掠勝保未能鈴束患生肘腋大爲可慮勝保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旣未能進攻廬郡漸圖克復各城卽天長一邑亦日久未復並聞盱眙係賊匪自行退出徒以嚴防北竄爲名僻處蔣壩並不能兼顧定遠以致餉道不通翁同書飢軍坐困辦理殊無把握若令日久因循恐誤大局八月擒匪龔瞎子抄明光集初龔擒據定遠分兵東掠勝保令張得勝統步騎千餘人禦之於明光集張善鬪然無謀略所部馬隊二百素精悍適經遠調十五日龔擒率眾來攻得勝敗退駐馬家壩二十

三日龔捻東掠至邑治二十九日復至邑治遂東犯蔣壩副將蔡天祿都司德興據三河北岸燃大炮擊之不得渡其分掠馬壩者又爲張得勝所敗踰日退十一月捻匪據澗溪鎮時邑之西南鄉皆賊屯四出擄糧豫勝營亦出剽掠往往互相攘奪

咸豐十年春二月捻匪犯邑之東北鄉三月掠烟山至東南諸鄉循三河南岸而東五月復掠東南鄉知縣陳德明避賊鋒寄寓蔣家壩時縣治惟格洪額一軍水師炮艇數十列河下早隊屯寶積山因盡取民間器具列爲營壘肆毀民房供炊爨屋材大者運他處販賣阻之輒加以白刃格駐盱二載除萬壽宮文廟未全毀外僅留前街茶館浴堂各一所其餘悉盡六月土匪陳士明據大雨山聚黨數千四出焚掠南鄉嬰害尤甚八月賊掠東鄉十月賊至三河擄殺人畜甚眾

咸豐十一年三月格營軍變初格營戈什方保國曠一妓洪額奪之保國乃戕洪額軍於是大亂捻匪適至擄兵勇數十人炮艇十餘隻而去保國既叛導白旗悍賊乘格營炮船並所掠民船駛至花園嘴於十四日由水路犯蔣壩時 欽差大臣袁甲三駐臨淮聞蔣壩戒嚴檄川北鎮鶴齡九江鎮黃開榜各帶炮船防堵下游開

榜逗遛不進鶴齡遙駐山陽縣之仁河集守蔣壩者祇
 龔文林所統炮艇二十五隻蔡天祿所統炮艇數十隻
 時西南風大作賊分格營炮艇列湖心與官軍相持步
 賊乘民船揚帆直薄東岸烟火漲湖礮聲不絕守隄練
 勇相顧失色幸天反風風激浪湧船不得進仍退至花
 園嘴運輜重而遁悉自燬其所乘之船迨官軍至賊去
 已遠僅拾其餘燼而已保國後為賊所殺同治初格洪
 額之子猶欲
邀邑紳以保衛盱眙為其父
 詳請卹典邑人目笑存之五月捻匪掠西南鄉至縣
 治踰境東擾鄉人有避入下龜山者賊造筏往攻炮艇
 擊退之八月捻匪掠濶溪黑塘窩一帶

同治元年知縣李金庚履任加意撫綏流亡稍集監修
 察院委員許佐廷捐貲收瘞縣治枯骨三千餘具於石
 佛廟山上作大塚五分瘞男女其四境之飽狐狸豺狼
 之腹者不可知矣

補遺

宋仁宗慶厯三年五月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歐陽文忠公集

理宗紹定五年趙汝梓以收復盱眙山陽除軍器監丞

兼充江淮參議官

揚州府志

元至元十三年劉淵與宋人戰昭信軍有功

元史劉通傳

明張赫濠州人江淮大亂嘗團結義兵以捍鄉里嘉山

繆把頭每遣人招之卒謝不往

汪鈍翁文鈔

盱眙縣志彙卷十七

雜記

曲臺之有雜記郡邑志仍其名豈曰網羅散失哉亦以昭治忽寓勸懲之微致焉事有關於一方之故而義無所繫並麗斯編覩聞所限陳之不文舊志所載涉幽詭者少從刊削將以質知言之君子也

盱眙圖經引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盱因城在山上可以眺遠顧氏祖禹顧氏棟高並承其說按說文盱直視也無所爲舉目之文桂氏說文解字義證据魯靈光殿賦注及班固傳注引字林並云盱驚視兒謂此盱字本

訓直視乃瞠字訓今說文佚瞠字義訓闌入眙字下而
亡其本訓其說頗核然考廣韻玉篇史記滑稽傳小司
馬注皆訓眙為直視古人異字同訓者極多不必定由
脫誤也惟說文玉篇索隱眙均讀去聲廣韻則於之部
眙訓眙眙縣於志部眙訓直視最為分曉史記漢書眙
眙本作眙台韋昭音吁夷鄭氏音煦怡唐何令升晉書
音義眙况于反眙與之反均作平聲與方音合顏師古
漢書地理志注云凡地名當從方音也猗覺察雜記不
達此義疑眙字讀平者為非且引鄭音煦為證並眙字
亦作上讀皆非是又錢大昕云眙眙字皆從目類篇於

目部下云眙眙地名是也乃於肉部別出肝胎字云肝
胎縣名此所謂北人不識眙眙者也

春秋魯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吳謂
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

楚義帝尚書中候曰空受之帝立太平御覽

郴氏芊姓楚懷王孫心號義帝都郴子孫氏焉晉陶侃

別傳有江夏郴寶通志氏族略

漢武帝元朔元年立江都易王子象之漢書表作蒙之為眙眙

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史記王子侯年表

平帝元始二年夏四月立江都易王孫眙眙侯宮為廣

川王 漢書作廣陵王按盱眙侯武帝時國除此平帝時又有侯宮當是武帝後復立史文不具耳

漢書江都王傳云元狩六年國除地入於漢為廣陵郡

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

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奉易王後考諸侯王表宮

為廣世王廣陵乃廣世之譌是時廣陵靖王在國不應

又封他人 焦循 邢記

後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定封王霸為淮陵侯 後漢書王霸傳

按乾隆志列封建首楚義帝茲詳兵事棠邑侯陳嬰詳人物漢東陽侯張相如東陽侯弘臨淮公衡晉淮陵王瓘臨淮王臧彙錄備攷至如北魏而下稱臨淮者與盱眙無涉不具錄

晉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於東陽

之石鼈公私利之 通典食貨志

謝靈運西征賦其敘由江達淮之道云發津潭而迴邁

逗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 劉文

淇揚州水道記 按此邗溝即指淮安之山陽瀆濟通淮由淮陰至盱眙入淮也甬城即埧口亦即角城詳置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大田淮泗 通鑑 輯覽

元嘉二十七年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

尉武 戍名在壽州北 魏兵至眾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

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禽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

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 通鑑 輯覽

元嘉二十九年帝鎮淮陰明帝嫌帝非人臣相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四月癸酉宋帝又進齊公為王以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廣陵海陵南沛增王封為二十郡

南史齊高帝紀

明帝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獲石柏甯朔將軍殷業以獻

宋書符瑞志

齊武帝永明二年夏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兗徐五

州內諸獄竝部送還臺須候克日斷枉直

南齊書武帝紀

北兗州鎮淮陰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北

對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

據地理今釋當作陽平

石鼈田稻豐饒

所領惟陽平一郡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啟稱北

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

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

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望邦衣冠所係

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

本壤族姓有所依歸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

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

南齊書州郡志

周山圖表於石鼈立陽平郡

南齊書周山圖傳

北齊天保中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

曰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

先斷表聞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

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北齊書辛術傳

北周大象二年當陳太建十二年正月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

民給復二十年周書宣帝紀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

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

淮隋書煬帝紀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

大業元年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隋書煬帝

紀

大業七年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通鑑

輯覽

唐高宗總章二年四月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

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唐書高宗紀

劉行舉盱眙人嗣聖元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

據州欲迎廬陵王楚州司馬李崇福與連和行舉嬰城

不肯從李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

弟行實楚州刺史新唐書則天皇后紀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內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

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尙衣奉御行感並兄子左鷹

揚將軍虔通按當是行舉子並為侍御史來子珣誣以謀反誅

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

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鞠之務滋

恐被陷刑乃自殺舊唐書史務滋傳

憲宗元和四年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

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溯入新浦壬戌至楚州李翱來南錄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

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為徐城縣

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

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

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資治通鑑胡注

方干東陽道中作原注漢書地理志臨淮郡縣東陽百花香氣傍行人

花底垂鞭日易曛野火不知寒食節穿林轉壑自燒雲

御選唐詩

萬楚小山歌人說淮南有小山淮王昔日此登仙城中

雞犬皆飛去山上壇場今宛然世人貴身不貴壽共笑

華陽洞天口不知金石變長年謾在人間戀攜手君能

舉帆至淮南家住盱眙余先諳桐柏亂流平入海茱萸

子台縣志

目録卷之十七
一曲沸成潭憶記來時魂悄悄想見仙山眾峰小今日
長歌思不堪君行爲報三青鳥

全唐詩

劉仁贍袁州廳壁記南唐保大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
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賓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
總敘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旋戎馬以爲墟萬井之
桑田垂變由是羣雄角立諸化風行而列郡之俗猶尙
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
夏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
帝反正宗祧光宅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
解印黃岡擁旌袁水公半千應運七葉襲勲鄭武公則

父子匡周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爰刊棠
棣之詩方枝榦以猶疏比源流而未濬夏日冬日莫之
與並一酪一酥俱弗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公監臨是
郡乃究尋往制奏復舊基召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
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歷覽區中公署則頗極欹衰
巷陌而仍多燥溼翼日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葺斯
事且曰馬文淵所過都城皆理叔孫媯所館一日必葺
豈位居牧守運叶昌期而不崇廨署者乎矧又輿情攸
願帝命曰俞乃蠲帑廩以市榷楠荆陶冶以備瓴甓物
無苛費人不告勞日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

宅堂宇軒廊東序西廳州司使院備武廳球場上供庫
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
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所役將士皆均其勞逸振其
饑寒氣等指梅言如挾纊同孫仲謀之砌壘成矜鐵甕
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謗澤門之哲終乃圖施丹雘
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紫泥之詔褒崇迥
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炭者有礪門之稅公
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載之
內闔闐櫛比逮於三載周而貌輯焉公儉於身而富於
人孝理家而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甯故千里之稼

穡登豐四序之雨風調順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卽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
上御圖慶賜遂行無有不當敕陞袁州都團練觀察處
置等使賜明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邸之大廳
舊有筆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干戈俶擾歲月微失
其本末唯存姓氏乃命筆吏敘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
於壁其年五月一日記

全唐文

衛王劉仁贍改封越王册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忠臣之
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者之念功也久而弗忘故賢哲膺
期風烈所及千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臣藩藩方

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粵子纂承敢忘褒寵咨爾故
某命世英傑奕葉勳庸便蕃寵遇茂著聲實間者輟自
離衛鎮於壽春導德申威罔不率俾國步中梗邊烽載
驚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亢恩信所
加以守則彌固社稷是衛豈惟封疆嗚呼壯圖中奪而
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謝而忠規流於百代肆我文考
爰極寵章崇為帝師建以王社大名備物無不及焉咨
予小子敬想先正聞輦之感斯極飾壤之禮未行是用
越於彝章再光贈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四封永
旌懿烈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殉國其

至如彼慎終追遠其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

徐鼎臣集

王旂游金陵昇元寺見壁上有繪金紫丈夫題詩云陣
前仙琚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縑暗塵土凜
然蒼鶻欲橫秋不能解卷畫歸示其父平甫曰此劉仁
贍象袁世弼詩也此詩俊拔可喜琚實呼瑱袁誤呼也
茗溪漁隱叢話 今按琚有平仄二音馬仙琚幼名仙
婢及長以玉代女此當是以仙婢對蠻奴為工也任忠
名蠻奴又按馬仙婢守節
不終以擬仁贍非其倫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

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

鋪無得禁止

資治通鑑

太祖廣順三年

南唐保大十一年

秋七月唐大旱井泉涸淮水

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通鑑輯覽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

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困學紀聞

顯德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會濬汴口導其流而達於

淮因其古隄疏而導之東至於泗上由是江淮舟楫果

達於京師

冊府元龜自江淮割據

資治通鑑注此卽唐時運路也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災

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已卯遣工部郎中直昭

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

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亡俾安其所

導揚壅遏使得上聞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

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輒不勝任苛刻不撫下者

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續通鑑長編

王嗣宗至道中官淮南轉運使初漕運舟經泗州浮橋

多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

宋史王嗣宗傳

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壬寅詔淮南江浙荆湖舊放生

池廢者悉興之元無池處緣江淮州軍近城上下各五

里並禁採捕十二月乙亥詔淮南等路上供陸運方在

苦寒可遣使馳往告諭在道者隨處交納其部送牙校

所給口糧勿停來春輦送赴闕 續通鑑 長編

天禧二年二月辛巳徙泗濠州路巡檢解於龜山先是

斷臂僧智悟集鄉里凶黠者為童行總千餘人凌毆平

民恣為不道上知其事命內侍任守忠取新隸者盡逐

去因徙官察視焉 續通鑑 長編

仁宗明道二年五月辛巳參知政事王隨入內供奉官

鄧守恭江從瑩上淮南運河圖 續通鑑 長編

明道二年八月范文正公為江淮安撫勘會真楚泗州

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小

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 范文正 公年譜

仁宗景祐元年秋七月庚寅詔淮南災傷州軍為盜而

非殺人者限兩月自陳除其罪少壯者刺隸本城若有

武勇即部送京師與隸近上禁軍 續通鑑 長編

景祐二年春正月戊申詔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淮南

六路轉運使檢察州縣毋得舉戶鬻產徙京師以避徭

役其分遣族人徙他處者仍留舊籍等第即貧下戶聽

之 續通鑑 長編

景祐三年六月壬子至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解癸丑

始見春卿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丁巳次
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淳
裕洪澤巡檢顏懷王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
者夜飲五鼓罷明日解舟與飲者別

歐陽修
于役志

仁宗康定元年夏四月己丑又詔淮南江浙州軍造紙

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

續通鑑
長編

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卯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
錫言沿江淮兩岸同巡檢縣尉舊皆中流為界自今請

令通管江淮內捕賊公事從之

續通鑑
長編

仁宗慶厯元年八月辛巳中書言近令淮南等路添差

弓手督捕盜賊

續通鑑
長編

仁宗皇祐三年二月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都淮揚七州
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諭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

之續資治
通鑑

張燾字景元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
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為戶部副使

宋史張
燾傳

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橋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

柱以便往來自畿邑至於泗州皆為飛橋

宋史陳
希亮傳

喬維岳進淮南轉運副使嘗按部至泗州慮獄囚法掾

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

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廷

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

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宋史喬維岳傳

神宗熙甯五年九月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

毫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為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

黃八州無為軍為西路

續通鑑長編

熙甯六年二月己卯詔淮南轉運使自今小麥若收糶

般運每斗價錢七十以上即折納錢初有旨官吏及坊

監諸班直諸軍應給小麥而願給錢者聽至是三司乞

下發運司權停運小麥故有是詔

續通鑑長編

熙甯六年十二月甲戌詔淮南東路轉運使司募闕食

貧民興修揚州江都高郵天長界河及古鹽河

續通鑑長編

熙甯七年令泗州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

編

熙甯七年夏四月丙申詔聞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

戾役錢則下戶太重常平惟務散多更不出榜召人情

願有用等第敷錢與民極為不便令本路監司速體量

按治以聞

續通鑑長編

熙甯七年八月己巳詔淮南東路災傷州軍巡檢縣尉

令本路監使不拘常制奏舉候豐歲如舊續通鑑長編

熙甯九年五月辛巳詔淮南路常平司於二麥豐熟州

軍及時兌糴出散不得積留以致陳壞續通鑑長編

熙甯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

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

宋史河渠志

神宗元豐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京西淮南路轉運司訪

名山靈祠委長吏禱雨雪癸酉司農寺言淮南東路提

舉司乞本路縣並用鄉村民戶物產實直錢數敷出役

錢從之二月辛亥上批京東淮南兩浙路應副高麗貢

使什物可逐路委一監司主領禁毋他用戊辰分命輔

臣祈雨於郊廟社稷仍令淮南等路愆雨州軍長吏禱

名山靈祠續通鑑長編

元豐二年冬十月己亥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汴河

網船久例附載商貨入京致重船留阻兼私載物重四

百斤以上已抵重刑今洛水入汴不至湍猛欲自今商

貨至泗州官置場堆棧不許諸網附載本司置船運至

京令輪船腳錢從之詔自泗州至京民間載穀船官悉

籍記自今毋得增置收力勝錢視舊增三之一導洛司

船增至千五百艘辛丑權江淮等路發運使沈希顏言

淮南轉般倉泗州最為近便雖有南北兩倉纔可貯穀一百五萬餘石揚州廢倉三百餘間約貯穀百萬石乞

徙置泗州從之

續通鑑長編

元豐三年夏四月庚子賜江淮發運司度牒三百給真

楚泗州修轉般運倉河水牕之費

續通鑑長編

元豐三年六月己未詔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船百艘團

為十綱入汴行運

續通鑑長編

元豐六年八月己卯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言長

淮洪澤河實可開治願亟興工詔陳祐甫相視以聞冬

十一月己巳都水監丞陳祐甫言田裴任淮南提刑嘗

言開河其後淮陰至洪澤訖成厥功獨洪澤以上未克

興役臣今相度既不用牕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

底引淮水通流則於勢至易其便甚明計行地五十七

里賦工二百五十九萬七千役民夫九萬二千一月兵

夫二千九百兩月支麥米十一萬斛錢十一萬緡限二

年開修從之仍止限一年令蔣之奇陳祐甫同提舉先

是之奇言長淮洪澤河實可開治願亟興功詔祐甫相

視故有是詔

續通鑑長編 按此與龜山運河下宋史河渠志係一事詳略不同因記於此

元豐七年三月乙卯江淮等路發運副使朝奉大夫蔣

之奇都水監丞承務郎陳祐甫各遷兩官吏減磨勘年

循資有差以上批聞所開龜山運河於漕運往來免風

濤百里沈溺之患彼方上下人情莫不忻快其本建言

及董役成者令司勳第賞以聞故也

續通鑑長編

哲宗元祐三年夏四月丁亥淮南路轉運司請減安河

務稅令龜山鎮置務為稅額從之

續通鑑長編

哲宗紹聖四年二月詔江淮依舊法招置土兵

宋史哲宗紀

徽宗崇甯五年春正月庚子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

宋史徽宗紀

徽宗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

河及築簽隄阻遏汴水尋復淤墊遂行廢拆然後併役

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沒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師

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

宋史河渠志

徽宗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拆轉般諸倉譚稹上言

祖宗建立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

渠阻截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

河道日益淺澀遂使中都糧儲不繼轉般倉不可不復

乞自泗州為始

宋史食貨志

徽宗宣和二年譚稹為制置使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

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曰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日人力難濬

宋史河渠志

任諒眉山人江淮發運使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
兩版諒親部吏卒築隄徙民就高振粟水退人獲全蔡
京誣以漂溺千計坐削籍歸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
發運使何辜帝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宋史任諒傳

泗州盱眙縣寶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

宣和間招信縣令忘其名獲一石於村民大如斗其質

甚白既磨礮中有黃龍作蜿蜒盤屈之狀歸貢內府谷應

泰博物要覽

都梁志云水落時淮堰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

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

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未可盡信老學

叢談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攜其父舜申所述乙巳徽宗宣和七年泗

州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示敘俶擾時事今錄於後乙

巳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

寶積門出門即淮門有友一二人南山如鄭况仰荀

其父為發運司屬官解字在焉以故無三五日子不至

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

炎炎每上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

迎之勤耳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

吏迎於斗山斗山出城四里許在淮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回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俟久之令再通曰睡著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其後金虜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舸子東下曰勔已歸放矣不敢出見人亦不顧之曰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著皂衫而繫皂縵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使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激壁矢張於船頭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

日軍馬纔到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所聞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於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卽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兆亦以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虜兵叩城之事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又閱

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孟袈裟至親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改為神霄至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乏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窗及再還即併所拆門窗得之道流禿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以再遭圍悶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即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

玉照新志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淙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為我為詞使我他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為千載盛事欣然

許之

避暑錄話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石墨鐫華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侏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續資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七月丙午同知樞密院事張愨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治平嘉祐歲以前輪發運使一員在真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在泗州催促自真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倉良法以來每歲失陷糧斛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

分認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繫年錄

建炎元年冬十月庚午上次泗州辛未幸破照寺賜度僧牒金鉢孟十有一月丙申曲赦南京宿亳泗楚揚州

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嘗過也繫年錄

建炎元年十一月己酉初上至龜山而御厨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贓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繫年錄

建炎二年二月壬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人為額即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眾

毋得過三分皆於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繫年錄

建炎二年八月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為造

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原注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繫年錄

建炎三年五月戊午命浙江淮南引塘濼開畝澮以阻

金兵宋史高宗本紀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

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

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

人決不能守若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

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

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

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

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

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

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繫年錄

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人將渡淮

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傍徨阡陌間攜

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

其地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

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
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真奇物
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夷堅志

高宗紹興元年五月丁未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
歸之人賞到二聖密詔文檄螭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
聽旨違者重置典憲先是偽造者眾故條約之續資治通鑑

紹興二年三月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
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
州置轉般倉納受沂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
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

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原注四年八月復置繫年錄

紹興二年三月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實括閒田三萬

頃給六軍耕種宋史高宗紀

紹興二年十月二月甲寅言者論淮南多閒田而耕者

尚少今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

於農之意望仿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

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

治繫年錄又紹興四年八月辛巳執政進呈侍御史魏

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遂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興

基業實在乎此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圖

必成之功為必取之計於是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

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墾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當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庚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眾食日以廣不易供給吏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忠軍中却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為反覆議遂寢

紹興五年三月己丑提點淮南兩路公事都督府提領

市易務張澄乞泗楚濠廬州壽春府市易務繫年錄

紹興六年五月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見淮南州

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

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和官私中外分其

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
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
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

訖申尚書省繫年錄

訓乃北地所生有碭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見之曰全似
趙家少帝遇僧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
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司法參軍
孫守信疑之白其守王伯路請於朝閣門言淵聖無第
二子乃詔淮東漕臣胡紡委守信劾治市人誼言獄中
夜有光氣爭饋以酒食遇僧伏辜黥隸瓊州後有自北

至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宋史宗室傳

紹興九年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宋史高宗紀

紹興十二年五月詔陞棗陽盱眙縣為軍廢天長軍為

縣隸盱眙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繫年錄

海陵王天德四年正月置泗州權場金史按天德四年當紹興二十二年

年蓋與南博易者置立有先後

紹興十二年三月丁未詔兩淮漕臣嚴切禁止私渡過

淮之人毋得稍有透漏四月辛巳盱眙縣宋肇言得泗

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繫年錄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丙子詔北使往來並於盱眙軍鎮

江平江府賜燕遣內侍蒞之繫年錄

紹興十八年三月乙酉詔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

一官繫年錄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己未上謂大臣曰近遣內侍往盱眙賜北使宴乃擅買北貨非便已令拘收入官庶少懲

繫年錄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丙戌入內東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詠往盱眙撫諭北使私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癸丑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例

收其稅是有可耕之田而無其具望賜約束詔戶部申

嚴行下十二月丙申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祝閱行宗

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主簿閔德興人夏

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繫年錄

紹興二十六年夏四月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

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

使吉州刺使知閣門事蘇暕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閣門

事副之以盱眙軍言得泗州牒金主號聖神文武皇帝

故也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

云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辛巳詔滁州合起上供錢權以六分爲額先是淮南轉運副使蔣璨奉詔保明楚州盱眙軍並免起稅十年報可繫年錄

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權場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閒止因隨處權場數多致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爲便利可將密壽潁唐蔡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權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權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二月丙戌朔宰執進呈盱眙軍申繳北界泗州牒奉尙書戶部符付

下聖旨廢罷密壽等州權場只存留泗州一處詔盱眙

軍權場存留餘並罷安豐棗陽軍光州花厲鎮時事出不意南北商

旅去物貨而逃者甚眾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

請嚴責州縣捕之上不聽命給之裹糧各使歸業久之

遂定原注熊克小歷云詔沿邊權場數多致夾帶禁物私相往來可留泗州盱眙軍兩處餘悉罷之按此

乃泗州牒中所坐金人又於泗州增權場屋二百間於

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繫年錄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戊戌詔淮北商旅渡淮未回之人

令臨安府及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發遣如違限不行

當牒送北界敢停者依故縱私渡法仍立賞五百千許

人告有官司職任之人取旨重行竄責夏四月丙子申書言私渡淮人已立罪賞尙恐透漏詔武經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措置檢察時肇方自言效職淮東已二十五年遷副使亦二十年嘗從劉光遠至泗州及收捕淮賊前後未曾磨勘後日詔肇特轉武功大夫繫年錄

紹興二十九年秋七月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盜買鞍馬繫年錄

紹興三十年春正月甲辰北使副使耶律翼至洪開編關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即啟關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

眙軍宴罷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按洪開當即洪澤開繫年錄

紹興三十年二月己卯詔滁州上供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繫年錄

紹興三十年八月壬子罷盱眙軍榷場給商人關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帖二事皆前守臣楊抗所劾言者以為阻節客貨故也繫年錄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自北使奏請意欲敗盟人情洵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為五路制置分遣兵馬渡江邊陲

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得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之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己俸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於朝未至會知

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融怒不自己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遺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却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鎮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九月甲申夜楚州劄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

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
啟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藁令謄錄關報本朝催
督稱賀使徐嘉張掄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
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
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
錄其副以達輔臣

原注此並據徐宗偃紀實繫年錄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引之鱸堂下風簷
杲曰援手周視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
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責也時范
汝爲訂建劔宜生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

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
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
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迹亦理之常我
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翁固
詰之則請其故翁曰余日者燕客執事成餒而汝獨孫
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歆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宜生驚
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
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
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翁贖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
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

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子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糜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尙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學士侍講爲之使朝廷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尙

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迹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

耶

程史

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據

江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自淮而西以壽廬麻陽為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

呂祉江淮表裏論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己丑盱眙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

繫年錄

計東籌南論云國勢既移而南將來中原之難正未可定幸今未定之時早為淮北海南之計以重固東南之險阻無使人既據而進爭夫祖逖之收復河南亦乘石

勒未能南向之時耳使其不進師於大興而進師於大甯則石勒之屯戍既固將求為壽春盱眙之退守而亦不可得夫東晉立國之初以王敦守徐州曹嶷守青州郗鑒守鄒山所以為山東之勢者極備而祖逖虎視中原所以為河南之勢者亦盛故其後石勒進師尚能退鄒山之屯為合肥退徐州之守為盱眙退河南之守為壽春退山東河南之鎮為兩淮之鎮使其立國之初即為兩淮之守而無山東河南之勢則石勒一進師而守盱眙者且退屯揚儀守合肥壽春者且退屯滁和矣盈盈江水何以禦之又云淮東犄角之勢當首在盱眙次

在泗州蓋盱眙泗州在宋以前皆屬淮東臣故取其形

勢之便者言之改亭文集

紹興己未上以陝西初復命樞密樓公秘書少監鄭剛

中諭以朝廷安輯之意四月二十二日起程五月初七

日至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聞宿瀆頭九日龜山鎮

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

鍾輒無聲扣之墜地縱火焚寺去鄭剛中西征道里記

孝宗乾道元年正月辛未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

續資治通鑑

乾道二年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宋史孝宗紀

乾道五年陳俊卿議措置兩淮屯田尋去位無成帝王年表

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辛未仲舅與胡漕昉對語二

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欲為

般剝計使副借潮於瀆頭神東北風作候酉潮而申初

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使副上廟挂旛又過數

里舟膠而止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

先期而應談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

而行且感神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

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九里曾同舍二十四日丙

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龔蓋攜具宴使

副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觀朝

拜歸館望拜兩宮各展賀偕季舅去偽遊第一山玻璃

泉冰不可酌徧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

深 譙提轄 熙載

王榦辦 茂 龔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二十六日

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

犒三節人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寶渡淮探接

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龔守晚會偕季舅去偽赴王

榦辦之招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移舟淮

亭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以下巳時渡淮至泗

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參使副使副至

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二

十七日戊寅晴

六年正月

四更車行八十里館臨淮縣過縣

卽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躍矣又六十里宿

泗州自臨淮卽依淮西行

按自此以下皆歸程

二十八日己卯晴

先發遞擔龕車卽上馬出城使副入草館同去偽先乘

馬至河岸舟至收家問喜極涕下俟行李裝船了却具

衣冠入草館俟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卽行是日大風拍

岸良久方到盱眙謁胡漕龔守不值宿淮岸二十九日

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行淮大風不可進

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舟行

風又大作力行而前過瀆頭數里風正北風駕浪益急
又止宿二月一日壬午午後風力稍平眾舟齊發迫暮
僅能入洪澤舟人交口相賀昔蔣魯公開運河六十里
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家渡最淺使人
往還非借潮於神不可行官司憚開河剝載之擾創議
行淮使舟纔四往反無不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
舂撞有魚腹之憂魯公令丞相曾祖爲發運使將入奏
計自洪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地之土石
既得請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可輕改乎

樓鑰北
行日錄

乾道九年九月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

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續資治
通鑑

乾道初濠州移治藕塘鎮嘉定四年城定遠州復還舊

治

方輿紀要
引宋會要

樓鑰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紹熙五
年十月

盱眙軍傳宣撫

問賜御筵有敕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
豈肆筵之可後往宣子意以勞爾勤又金國弔祭人使
回程口宣盱眙軍賜御筵有敕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
疆更加燕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又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盱眙軍傳宣撫問賜
御筵有敕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屢薄加

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又金國賀正旦使人
赴關口宣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有敕卿等遠將聘
禮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首示肆筵之渥其祗眷意
益謹賓儀又盱眙軍賜御筵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
邊疆欲締好于兩朝復陳儀于四筵行當上道更祝加
餐又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關回程口宣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汔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將夙駕
于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又金國諭成使赴關口宣
嘉定元年八月盱眙軍傳宣撫問並賜御筵有敕卿等載馳原
隰始在疆陲當和議之既成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

仍示宴私

攻媿集

汪應辰盱眙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云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茲焉弭節行卽渡淮尙少遲

回于胥燕樂

文定集

洪适論邊事劄子竊觀敵人犯淮終成和議如期斂兵
初無過外邀求有以知其本無侵犯猖獗之意儻泗州
不先撤戍彼不能近淮旣近矣而邊城守將不望風遁
逃則彼必不敢直渡旣渡矣清口之戰儻山陽大將出
師以掄急則魏勝不死若又有功則是淝水之役也敵
旣留連淮上兩月惟六合有堅守之名其它例循三舍

之避略無尺寸之功儻能出奇小勝亦足以挫其鋒而
議和有氣此之不能及王抃已回乃有飾詞欺君者是
數等之人欲望睿明間出奎畫聲其罪而治之則天下
欣快矣又兩淮逃徙之民散在江浙飢凍瀕死雖聞故
鄉可歸安能便有生業臣愚欲望陛下特捐內帑分遣
中都官往緣江州縣於其欲渡之際計口振之以助其
歸則實惠沾洽人人知陛下愛之如赤子則驩欣鼓舞
憂愁歎而爲謳吟矣

盤洲文集

洪适條陳恢復事宜奏狀竊謂完顏亮傾國入寇蹂躪
兩淮陸戰未嘗敗北其鋒初未易當天相社稷使之屠
滅虜驚鳥散侵地復歸簞食壺漿遺黎延頸恢復之期
眞一機會但我師疲勞淮甸瘡痍糧食未豐民力彫瘵
若乘時渡淮前逢堅敵恐無後援或彼賊清野則饋餉
不接卻致上厯宵旰之慮今逆亮旣殞大定僭號未必
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
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虜眾尙強自淮以北別無爭
立之人則臣謂且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
義士各取州縣因以昇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
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
數道俱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則恢復

故地何嘗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盤洲文集

洪邁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湖

即喻湖

曰鹽城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

椿益戍卒

洪邁傳

孝宗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

宋史孝宗紀

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政假

試戶部尚書充賀金國生辰使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

軍士襄假明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兼客省四方館事

副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盱眙置酒餞使介渡淮午至

泗州津亭

周輝北轅錄

淳熙十一年冬十月金遣張大節等來賀會慶節盱眙

軍言得金人牒以上京歲寒來歲正旦生辰人使權止

宋史孝宗紀

甯宗嘉泰二年二月癸巳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

熊克中興小紀及九朝通略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

九月甲寅金遣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顏瑋侍講學士張

行簡來使金主戒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

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不可不正舊

例所有不可不知又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

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

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
意也續資治通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

轉運使收民間鐵錢續資治通鑑

金泰和五年當宋開禧元年七月宣撫使以宋三省樞密院及

盱眙軍牒來上金史章宗紀

甯宗開禧時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帳
謂用兵乃蘇師旦鄧文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朝野

雜記

甯宗嘉定三年五月戊申經理兩淮屯田續資治通鑑

嘉定五年真德秀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
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
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也

宋史真德秀傳

趙善湘以紹定五年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

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宋史趙善湘傳

理宗端平三年二月甲午前知安豐軍王瓚言今日備

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留息以衛光留壽春以衛安豐

留泗以衛招信留漣水以衛山陽帝曰正欲如此續資治通鑑

金宣宗貞祐末行臺都尉南征獲武經進士李申之於
盱眙左右司郎中劉光講達卿潤文官李獻能欽叔愛
其才辯欲活之以避嫌不敢也乃託以問事機令軍中
羈管之申之作詩贈主囚者云一飯感君無地報寸心
許國只天知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仍煩爲裹屍又云
胸中萬古橫鍾阜一死鴻毛斷不移又獻書都尉云金
國歲歲南侵計所得不能一二州而軍力折耗殆盡今
歲此舉亦曾慮人有議其後何以禦之乎爲公計者不
若此南軍大舉斂兵而退雖屢出無功得全師而返猶
可自救不然師老食殫困頓於堅城之下讒間一行則

公受禍不久矣某軍敗而死固其所也乞於盱眙城下
責以不降之罪以一死見處使人人知之則都尉亦於
名教有功書上之明日申之謀遁歸不果乃殺之欽叔
說其臨刑回面南向欣然就戮甚嗟惜之子謂申之胸
中萬古橫鍾阜與王知非烈日初心不敢謾皆烈丈夫
語故附見於此

全金
詩注

理宗嘉熙四年閏十二月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
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

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竝兼本路屯田使

續資治
通鑑

理宗淳祐九年春正月庚申詔兩淮京湖沿江制帥司

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

續資治通鑑

淳祐十一年冬十月修盱眙軍城 宋史甯宗紀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六月改泗州隸淮安路 元史世祖紀

至元二十年秋七月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

籍九月戊寅史弼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

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

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 續資治通鑑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淮南立洪澤芍陂兩處屯田初兩

淮兵燹之餘荆榛被野宣慰司昂吉兒言可立屯田以

給軍餉至是試行果大獲遂以兵三萬屯此歲得米數

十萬斛 方輿紀要 元史地理志於白水塘黃家疇等處立洪澤屯田萬戶府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癸丑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

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洪澤芍陂

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

從之 續資治通鑑

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罷江淮屯田打捕提舉司所存

者淮安招信等處魚網石湫十二所 續資治通鑑

成宗元貞二年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 元史

成宗紀

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復立芍陂洪澤屯田元史成宗紀續資治

通鑑作十二月戊戌

大德六年衡州袁舜一等誘眾侵掠郴州湖南宣慰司

討平之誅首謀三人餘者配洪澤芍陂屯田十月詔洪

澤屯田為豪右占據者悉令輸租元史成宗紀

順帝至正元年三月癸丑命屯儲禦軍於洪澤等處屯

種元史順帝紀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

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明史太祖紀寄園寄所

自敘世德碑云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先祖初一公園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重三重四公皆

生於盱眙縣

惠帝建文二年置鎮淮衛於盱眙明史職官志

成祖永樂間太僕寺招信羣牧馬隸天長縣明史職官志

英宗正統二年六月庚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賈諒等振濟飢民時直隸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

諸州河南開封府各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

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沒人不聊生勢將流徙上命諒

及工部侍郎鄭辰往視之諒陛辭諭之曰民困已甚卿

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失所河隄衝決相機

築塞毋興大役重困吾民明英宗實錄

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漫沙淤地畝不能布種今年夏稅無從辦納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之

明英宗實錄

景帝景泰四年七月丙辰朔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河南

開封衛輝南陽山東兗青萊諸府各奏自五月以來淫

雨連綿河水泛溢租稅無徵俱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明景帝實錄

英宗天順元年九月丙寅直隸揚州鳳陽淮安三府中

都留守司所屬鳳陽等衛及直隸徐州等衛各奏今年

三月至五月田苗旱傷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湖泛溢

復淹沒命戶部覆視之

明英宗實錄

天順四年七月辛卯直隸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

淮水溢決壩堰敗城垣沒軍民田廬甚多至是事聞命

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於被災軍民加意存卹

衝決城壩逐漸築之

明英宗實錄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

龔輝巡按直隸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勢

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為陵

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莊劉家溝二

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脉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

明世宗實錄

神宗萬厯五年春正月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

明史神宗紀

萬厯八年十二月戊申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厯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

總理漕河兵部尚書凌雲翼請也

明神宗實錄

萬厯八年六月戊午先是鳳陽等處雨澇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堦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已不能容洩萬一震驚陵寢誠非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

塞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黃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霖雨連綿而泗州岡阜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漲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浚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逆堵該部亦以為然覆議令季馴親詣相度從之十一月乙酉高家堰石工將興鄉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舛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命修築以終前功而革常三省

職為民

明神宗實錄 按此事已見山川翟家壩下此較詳並錄之

萬厯十三年五月丙戌巡撫鳳陽兼河道右侍郎王延瞻奏鳳淮揚三府徐泗等八州縣頻年災沴河役煩興

請自今年始備用馬價俱照萬厯九年事例派徵

明神宗實錄

萬厯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增修泗州石隄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濬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

明神宗實錄

萬厯二十三年三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流會於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二隄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橫截強淮倒灌上流約百里許

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於盱泗者遂爲祖陵患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或從清河南岸另開小河自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閘啟閉一遇運淺卽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卽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於此處建閘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爲陵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隄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病故折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束之亦兩利也疏下工部覆稱腰鋪支河之開及濬清口之議容臣等

行總河詳勘次第舉行至疏海口開老子山決張福隄
與夫建閘扒沙實土費石之議事難遙斷恭候命下行
漕部院及各御史會勘畫一以憑覆請裁奪詔如部議

明神宗
實錄

萬厯四十六年九月加天下田賦通鑑
輯覽

莊烈帝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風順行五十里泗州
知州黃景明逃去遙望祖陵鬱鬱蒼蒼洵神器輿府徘徊
悲悼從陸路走五里為盱眙縣城中已空知縣梁萬
里不知所之行道者皆手執長戈言高兵在前昨有南
人被劫客宜慎重余心戒甚幸有回空車四五乘遂倍

價呼之以間道往六合庶幾息肩然胸中未嘗一刻忘

兵害也陳氏再
生紀略

明外史安豐王子都梁王仁祖子盱眙王盱眙王子招

信王圖書
集成

李一足名夔貌甚癯方瞳微髯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
星麻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櫃藏所著書逍遙
山水閒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習
度交自言父為諸生貧甚貸於里豪被毆死毋銜冤十
餘年一足長乃告之一足長號斷一挺為二與弟各持
伺仇於市不得走郭外兄弟奮擊碎仇首抉仇一目祭

父墓避禍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居數年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崇禎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髭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

王猷定李一足傳

盱眙女郎題壁詩短袖籠春去低鬟明月中逢人惟有淚不敢說遼東

明詩綜

國朝康熙二年二月乙丑漕運總督林起龍奏淮安羣盜鈕思塘王海雲等阻水結黨出沒黃河洪澤等湖二十餘年殺掠商民搶奪婦女截劫解部顏料船隻非他盜可比頃嚴督文武官四布緝捕相繼就擒鈕思塘等應駢斬餘流徙決杖有差得旨三法司覈擬具奏

王先謙東

華錄

康熙三十二年盱泗等州縣河流泛溢安徽巡撫高承

爵修築隄防

省志引一統志

康熙四十九年小麥缺種正月下旬忽有二麥舟泊河下散種居民云二月種五月收俟穫取直人受而種之

目明縣志卷十七
大穫亦終無人來取直也眾以為仙麥今尚有種乾隆志

查慎行詩有為泗州李蒼存題秋穫圖二首云築屋不

羨蕭貫之種松莫學杜子師西風吹熟半黃稻又是牛

健鴉嬌時淮南第一山邊住渦口十年嘗苦饑家書昨

日報秋穫勸爾有田胡不歸又王式丹樓村詩集有題

李蒼存村居圖四首云曾訪幽栖第一山夕陽莊外水

彎環蒼存所居號夕陽山莊八年別後真如夢禾隴花田杳渺間

賸有清才冠一時園林猶戀舊栖枝定知紫殿元暉句

未勝西疇陶令時穠稷連塍觀刈時高人心事水雲知

新詩已作牛腰束添得田家行樂詞豈必秋園憶故園

為農原擬卜南村所居只隔光湖水有日拏舟更到門

蒼存又有釣舟貫酒圖猿驚鶴怨圖一時名流題詠殆

漏敬業堂集

予聞之闔百詩先生云高家堰相傳漢廣陵太守陳登

築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嘗修之又一百四十餘年宮

保潘季馴復大修之其意專以堅築高堰束淮水出清

口以敵黃濟運自此以迄國亡淮不大為患而運道常

通今平江伯既有專祠吾意欲上合元龍下逮宮保立

祠於高堰之上而合祠焉惜未有能行之者予因笑語

先生曰高堰一線之隄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萬一

有失淮揚二府其魚固不足惜其如運道何先生瞿然曰善問哉善問哉吾嘗慨元人海運危矣即膠萊新河亦不能成若由江南之儀真縣西至六合又北至天長又北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蕭縣又北至沛縣又北至山東魚臺縣入運河既可避黃河之險又可涸出洪澤湖而成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則淮揚二郡永無昏墊之虞矣予深喜先生之精於地理而能得通變之道而又能闡揚前人之遺烈思有以俎豆三公於不朽其說甚善為亟錄之以貽後人

小谷口
蒼巖

道光八年五月丁巳夕有團晶二曳輝初丈許墜於霄宛迪東首曜可視地芥更刻乃晦戊午日中風發二十里外挾頭橋簸石捲木屋蓬飛壁仆男婦號立瀑淋中霹靂若天坍霆眩眩攝人俄雨益悍二龍挾風擁雲上下鱗角閃豁爪搏張尾掉赤龍撰其東燄鬱噴激謝村百十椽立燼越日傳彭城岡許村有老柳擁腫洞腹螂蛆窟其中夜懸柯光逾二燧許氏覺聚室計驅之雜賊鉦爆黃硝煙震匝樹歷數日夕螂蛆冲而上旋振西逸若二星之流翼日龍攫鬩於挾頭橋近居災焉

伊蒿室
文集記

洪澤鎮郡志謂僅存沙灘一線康熙時尙有二十餘家按宋史高宗紀韓世忠伏兵洪澤鎮欲劫金人歐陽子役志次洪澤始識洪澤巡檢顏懷玉樓鑰北行日錄至洪澤候酉潮開牖三十里過瀆頭又云洪澤前去毆家渡極淺據此是洪澤在宋尙爲重鎮也宋楊萬里至洪澤云今宵合過山陽驛泊船問來是洪澤都梁到此只一程卻費一宵兼兩日正緣夜來到瀆頭打頭風起浪不休舟人相賀已入港不怕淮河更風浪老夫搖手且低聲驚心猶恐淮神聽急呼津吏催開牖津吏叉手不敢答早潮已落水入淮水潮不來牖不開借問晚潮何時來更待玉蟲綴金釵過磨盤得風挂帆云兩岸黃旗小隊兵新晴歸路馬蹄輕全番長笛橫腰鼓一曲春風出塞聲鵲噪鴉啼俱喜色船輕風順更兼程卻思兩日淮河浪心悸魂驚尙未平瀆頭村在淮陰驛西南瀆熙八年開都灌塘據樓鑰日錄蓋去洪澤三十里今不知其處洪澤間亦不可考又張舜民柳行錄間旁有太平興國觀

范以煦淮壩小記

按都灌塘當卽今之都管塘惟考知不足齋本北行日錄無此語

傅桐王約甫先生贈詩記道光己亥壬寅間予客授古杭每歲歸省必存先生於伊蒿室時先生鍵戶卻掃不交人事念故人子遠來遂款入言對大都憤時嫉俗思

逃名於方外乃游說浙中山水清淑請侍杖履以盪結
轡先生謝之他日過先生出示見贈七古一章謹錄以
歸先生詩嗣響太白太白以逸氣勝先生以精理勝無
可軒輊是篇尤神似太白惜吳觀嘗仲仙刊先生集已
刪去初先生詩文皆染板重發之值憤懣不倫痛世無
知己輒悲恚叩刃自斷其髮取所著書拉雜投諸火賴
副有錄者故得編香成集然亦幸矣竊謂先生敦敏沈
毅卓犖負奇氣讀書務爲有用之學直諒多聞樂道人
善其於治亂成敗古今事當否抉經心握化原涵畜精
粹孤詣奧研久而有得然後大昌於辭非所謂不牽世

俗趨舍能特立之士耶顧先生所造益負窳所遇益奇
隻抑鬱摧挫往往性與之忤厭斯世如讎敵丙午秋時
適來妄人橫逆又不能自廣卒悵忿以溺死烏乎豈非
命也哉今吾邑連遭寇警金玉錦繡細旃廣廈俱付灰
滅而斯集巋然獨存則仲仙有功於先生實大抑先生
文章光氣卽遭妖眚災祲不能掩蔽蓋言之尙存古人
所云貴名不朽者也雖其遭可酷其死可枉而十載之
外衰榮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然則先生今於九京
不大慰乎顧余獨有慨者自惟屯邅困躓飢寒奔走不
能致身青雲以羽翼潛躍猶幸束髮授書密邇通德猥

蒙著錄辱收挂名經端翼可託以不腐今集中嘉什又多遭刪割不肖以牽聯相及坐是微名難可附驥吾於是不悲先生而重自悲矣雖然黃景仁不言乎景仁若不幸早死集經洪稚存定必乖余之旨趣矣夫以洪黃素交猶戲爲此言矧在今日可求乎哉因憶戊午九月吾邑賊氛危逼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而仲仙適來假館王氏慷慨勵眾邑中倚若屏蔽其時已安遷老母遂就仲仙食夜漏三下仲仙偵巡隄上卽爾步從西望湖天黯慘如夢礮火忽震林鳥驚啼因舉先生風雅急陳掠烟樹瘦枝撐句以爲卽鄭谷賈島何能遠過往刊遺集

棄而弗存甯有說歟仲仙顧謂剗削太甚似非渾泊余曰若云渾泊如雲沈大湖水霜畜二更天非其選歟今檢是集亦未收采何耶仲仙默然

梧生文鈔

項德少寄居於養濟院養母弟以孝友稱踰年積有餘資構茅屋奉母以居咸豐六年歲大饑家有麥二百石留五十石爲母身後計餘以半易錢半磨麪登高而望見斷炊戶量給之自春徂秋鄰里待以舉火者四十餘家貢生楊保作義民傳紀其事九年五月粵賊犯邑治虜德索銀德給曰有銀藏水邊石下可共往取賊信之至湖濱德故善泅者突躍入水去岸遠始出以俚語諱

賊遂登他舟以去不知所終

程浩世居泗之青陽鎮其季父徙盱眙霧澗會病篤浩來省留侍醫藥季父卒季母及孤弟妹無所依涕洟不忍去以擔貨油爲業每得鮮腴以奉季母自常食麥粥弟少長教之學晨給錢二市餅餌以誘其勤奉贄必腆見師訥然敬形於色師亦感其誠歷十餘年長弟沂食餼於庠次弟沼習經課蒙妹及笄營資以嫁婿貧不克給仍室養之字所出若親子女歸則飲以粟凡弟昏季母喪諸費用一取辦於力畢生無倦五十餘乃死

布衣李天模世居明光集家貧性和易道光辛亥淮北

大饑流民接踵入盱境天模憫之罄所積粟爲粥食餓者分列男女二廠病予藥歿予槥富民感其意出資相助活人無算次年夏熟各予錢二百遣歸人咸德之

陳其祥字履之咸豐二年冬大饑臨淮富人胡藜光居邑境其祥乃勸其出資爲粥振飢民而其祥身任其勞九年邑治陷其祥爲賊所掠三日逃歸著有被難瑣錄記賊事詳勝營格營爲害邑治其祥皆翮縷紀其實茲編多資采錄

咸豐兵燹時邑有女子哭父詩一夜思親淚天明又復收恐傷慈母意暗向枕邊流

宋人李去非洛陽名園記以園之興廢驗地之盛衰盱眙江淮僻邑然據湖山之勝名藍精舍足資游覽而最勝者爲汪園麟見亭河帥有汪園問花記其略曰汪園在第一山東八里爲孟棠觀察別墅余同王蓮舟太守蔡石渠遊戎往遊焉仰而登山俯而涉溪凡數折始至園門則見倚山架楹決泉成沼臺榭亭宇制作合度其鐵榦紅萼橫斜穿插蔽巖而抱閣者梅三百樹也蕭疏披拂舞風梢雲迸石而蔭檐者竹萬竿也雜草名目不可悉數櫻桃成林花時翦絨錯繡飛屑滿徑仰見笠山矗峙東南與第一山巒岫相延屬環青縈翠若爲園樹

作屏幃者江北名園允稱第一蟻廬詩鈔嘗紀南園諸景而繫以詩曰梅坪早春曰蘭田曉露曰斗笠山種松曰雙海棠巢夜飲曰今桃花潭修禊曰櫻桃灣消夏曰柳橋煙雨曰白雲臺獨立曰藕泝風香曰鶴岩攜琴曰孔雀欄日影曰雙桂坡秋月曰清聽樓曉鐘曰紅葉村望淮曰竹徑歸樵曰小珊瑚齋看雪想見當時林壑之盛同時又有偶園邑人王蔭槐所築在第一山之麓較汪園爲狹而軒豁過之前臨後街入門爲鉛山堂堂之廂爲半舫齋循鉛山堂西迤南行左巨屋三楹北向闢南牖外爲荷池池上巖有松桂梅竹海棠丁香竹籬間

之忍冬錦帶徧籬上迂迴曲折石級十數達延春門門
 北向已見淮流矣又西南為紫藤花館遶以迴廊庭植
 紫藤一株近百年物綠陰蔽空飛英積地皆尺許由廊
 而東為春暉堂迤東北為蟻廬堂面山石磴嶙峋上為
 美哉亭亭後山巖徧植牡丹花時如錦繡亭左右叢桂
 古香襲人由山石東轉又上為挹波臺園之最高處由
 春暉堂循隄而西南鑿石為渠曰霏紅澗有橋跨渠上
 曰穀雨橋兩岸緋桃絲楊相掩映榆柳參天數十株皆
 合抱橋南石屏高數丈屏依巖巖上徧植迎春黃花下
 垂數十武一色由巖東拾級而上厯椿巖桐徑亦至美
 哉亭登高俯視市廛鱗次萬瓦參差東北危隄一線紅
 欄映水者安樂橋也琳宮矗立高踞巖巔者慈氏山也
 天末一峰若隱若見者下龜山也天光雲影一碧萬頃
 者萬歲塔影諸湖也園大不過數十畝而山川形勝一
 覽無餘蘇軾詩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
 要萬象各偃蹇斯園可謂登臨得要矣春秋佳日觴詠
 無虛寓公勝流鄉邦俊彥咸萃於此咸豐九年粵匪破
 縣治兩園尚如故也自格洪額駐盱眙而汪園蕩為邱
 墟偶園亦僅存遺址悲夫

補遺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庚戌淮南路滁和陽楚泗

五州早詔發運使減運河水以灌民田仍寬其租限州

縣不能存郵致民流者罪之續通鑑長編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丙午曲赦楚泗宿亳州死罪囚降

一等流以下釋之續通鑑長編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辛亥升真州為上州月給酒泊公

用錢如泗州例詔淮南諸州應緣玉清昭應宮所差民

匠月給其家米人一石續通鑑長編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癸卯罷淮南和糴以頻年薄稔

今始有秋故也續通鑑長編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己未賜淮南諸州民租十之二宋史

真宗紀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亥詔淮南路廩粟為糜粥以濟

民饑遣兵戍揚楚泗廬潤五州州一指揮警盜也續通鑑長編

編

仁宗皇祐三年春正月丙子詔仍分淮南為兩路揚州

為東路廬州為西路續通鑑長編

皇祐四年十一月辛亥詔真楚泗州自今令制置發運

司連狀保舉知職事修飾代還當除提點刑獄續通鑑長編

神宗熙甯五年春正月丁酉賜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

副使皮公弼銀絹二百仍賜敕書獎諭初公弼言漕運

涉淮有風波之險乞開洪澤河六十里稍避其害詔委

公弼提舉至是功畢人以為便故也續通鑑長編

熙甯七年七月癸卯詔開封淮南提點提舉司檢覆蝗

早九月戊戌以時雨降詔河北京西陝西淮南等路勸

民趨耕有因事拘繫者釋之宋史神宗紀

熙甯七年冬十月壬辰權淮南發運副使張頴乞令後

使副只於真州本司連書發遣遇春運擁拚即輪一員

至揚楚泗州以來提舉催促部押末運入京奉使從之

續通鑑
長編

神宗元豐四年二月己卯詔東南諸路團給諸軍為十

三將淮南東路第一 續通鑑
長編

哲宗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中書省言淮南舊分東西兩

路每路置提點刑獄官一員近已併路以二員共領州

縣闊遠遇有盜賊刑獄公事公移稽滯督捕巡察不得

專一詔分路差官及逐司差官檢法仍舊制 續通鑑
長編

元祐七年六月癸丑朔詔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

荒人民流移今淮南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淮南東

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舊新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

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原降指揮從蘇軾之言也

續通鑑
長編

哲宗元符二年二月己卯吏部言發運使張商英奏乞

罷真揚楚泗監倉門斗面官四員置巡轄綱運官四員

從之 續通鑑
長編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丁巳以淮南旱降囚罪一等徒以

下釋之 宋史徽
宗紀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軍詔擇

日巡幸淮甸 宋史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 繫年
錄

建炎二年冬十月甲寅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繫年
錄

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

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

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

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埃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

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繫年錄

高宗紹興六年二月壬寅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宋史

紹興七年六月乙未罷江淮營田司宋史高宗紀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癸巳以左司郎中李椿年為兩淮

轉運副使專治經界宋史高宗紀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寅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

兼節制淮東西沿江州郡軍馬宋史高宗紀

孝宗乾道二年八月辛未朔詔兩淮行鐵錢銅錢毋過

江北宋史高宗紀

乾道二年八月丁丑蠲淮南放歸萬弩手差役宋史高宗紀

乾道三年冬十月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續資治通鑑

乾道四年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

淮城壁宋元通鑑

乾道七年春三月庚寅遣使覈兩淮種麥宋史高宗紀

乾道七年六月壬申詔兩淮銀田每創增稅賦宋史高宗紀

乾道七年八月丙辰詔兩淮民兵勿輸丁錢宋元通鑑

孝宗淳熙五年十二月丙午禁兩淮銅錢復行鐵錢宋史

孝宗紀

淳熙九年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宋史孝宗紀

淳熙九年春正月庚寅詔兩淮災旱州縣貸民稻種計

度不足者貸以椿積錢宋史孝宗紀

光宗紹熙元年夏四月乙酉詔兩淮措置流民宋史光宗紀

紹熙二年春正月庚寅命兩淮行義倉法宋史光宗紀

紹熙三年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麥宋史光宗紀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丁巳朔詔兩淮諸州勸民墾闢荒

田宋史甯宗紀

甯宗嘉泰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

萬弩手宋史甯宗紀

嘉泰四年九月丙戌戒飭兩淮州縣遵守寬恤舊法宋史

甯宗紀

甯宗嘉定二年三月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宋史甯宗紀

紀

嘉定二年冬十月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

宋史甯宗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兩淮軍馬捍

禦邊陲宋元通鑑

淳祐四年二月癸酉出封椿庫緡錢十萬命兩淮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為義塚

宋史理宗紀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夏六月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

銅錢遣不魯合荅等檢覈江淮行省阿里伯燕鐵木兒

錢穀

元史世宗紀

成宗大德元年閏十二月甲申增兩淮屯田軍為二萬

人

元史成宗紀

仁宗延祐七年夏四月增兩淮屯田賦斗加二升

元史仁宗紀

紀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癸酉兩淮諸郡饑禁釀酒

元史英宗紀

順帝至正元年春三月庚戌罷兩淮屯田手號打捕軍

役令屬本所領之

元史順帝紀

元李道純都梁人號瑩蟾子住儀真長生觀世傳其得

道飛昇號所居觀曰飛仙今觀雖廢常有鶴翔其處

揚州志

府志

隆興二年放揚州高郵等處錢糧敕楚滁盱眙揚州高

郵軍房錢白錢展放二年日前積欠稅賦并常平諸色

借負及承買坊場河渡拖欠課利並除放私下欠負權

行倚閣候及三年依舊逐州合起廂禁軍闕額錢更與

放免二年

揚州府志

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崇甯三年甲申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敘小大之政畢舉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今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四年乙酉在無爲州五年丙戌盱眙第一山題云張大亨米芾丙戌歲今按元章題詩當在此時與京洛風塵千里還情事正合時溫公已前歿二十年東坡已前歿三年

米黻襄陽集曰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淮泗上一品石加秀潤焉

淵鑿類
函石部

卷九 續補遺

五代

苗延祿字世功其先上黨人值喪亂播遷為盱眙人弱冠從父鄰征討所向披靡南唐烈祖時領泗上精兵入為宣威軍裨將元宗時為右千牛衛將軍檢校司徒會燕王景達兼鎮兩藩俾延祿提步卒屯宣城甲兵之事皆

聽焉徐鉉唐故檢校司徒行右千牛衛將軍苗公墓誌銘公諱延祿字世功其先上黨人昔者楚多淫刑賁

始逃難晉賴謀主苗受其封高門之慶雄視欒郤綿綿瓜瓞翼孫謀存諸簡編可以揚權延洪於我七代祖

中書舍人延嗣光大於我六代祖太師晉卿源流繁衍蔚為甲族中朝喪亂後裔播遷匿迹淮楚之間今為盱

眙人也先公諱鄰生於兵戈之間長習旗鼓之用遭遇英主建功立事出為泗州防禦使人為靜江軍統軍世

卿之祀衰而復振公即靜江之長子也弱不好弄壯而有立負雄勇之量不以驕人秉剛直之資未嘗忤物持重善戰默識寡言時輩推之以為君子初先公奉王略領偏師南破山越西定江楚東絕滄海北捍徐戎弓不解參兵不匣刃公年甫弱冠實參其間奉旗斬將所向披靡宣力用於君父舒壯氣於風雲然而職以序遷蓋歸美於先公也烈祖孝高皇帝中興大業疇咨舊人命公領泗上精兵人為宣威軍裨將六卿之選以翼京師八屯之權實資宿衛歷紀受任一心靡渝今上祇嗣鴻圖益宣朝寄摠干牛之士以為心膂假五教之秩以崇班列會侍中燕王以帝子之重兼鎮兩藩詳求命卿以事大國俾公提步卒屯宣城凡甲兵壁壘之事皆聽於公夙夜經勤燥溼生疾春秋六十一保大九年十月七日卒於宣城公署上省奏傷悼為之罷朝送終之禮有加等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江寧府縣里禮也夫人王氏淮南裨將唐之長女也先公負游俠之氣有征討之功勇冠三軍力制奔虎夫人麗桃李之質襲蘭薰之芳婦禮聿修遺訓無墜君子以孝慈率教夫人以嚴正克家閨門之理實有內助以保大八年五月一日先公而逝今始祔焉子全厚全贍全節全義全海

皆有父風苗氏為不朽也鉞本自世親早為姻族歎侯封於李廣發哀詞於杜篤刻翠炎於荒阡擬高陵於深谷其銘曰才之俊兮將之雄位之侯兮壽未中天難謀兮人云亡川既逝兮歲將窮素車兮丹旒白草兮青松悲雄心與壯氣漸荆棘兮蒙龍

卷十一 續補遺

易文贊墓 治西南七十里團山

徐鉉大宋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易府

君神道碑府君諱文贊字廣美豫章高安人也昔有

其世祿種德則故老家牒詳焉曾祖暇祖崇皆不仕妣

鄒氏追封范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君符彩爽邁質性深

沈少遭時亂靜守家法剛而無犯勇而有節鄉曲之譽

藹然于時有吳功臣劉公信節制豫章訓兵選士聞君

名而召之君謂所親曰大丈夫當立功立事以大家門

策從之甚見器重委以禦侮授之親兵出為爪牙入參

侍直外捍封略中清寇攘十年之親遂升右職劉公物

故唐室中興君子是策名周行入典離衛于時戎事甫

定國容載穆君止于拊循士庶恭守官常時其寒燠均

其勞逸宣威軍裨將累遷至左右天威軍都虞候自檢

校右常侍至檢校太保及淮甸俶擾都邑震驚以君為

雄州刺史充建武軍使其理所即廣陵之天長縣也據

衝要之地有士民之眾綏懷訓練其俗用和會周世宗親搃六師志平江右于是濠泗攜叛揚楚摧陷君城小援絕堅守累旬世宗使降將郭廷謂臨城招諭君曰棄命以苟生不義勤氏以全名不仁吾處中道而已乃間道表於本朝備陳形勢且論遠慮還旨嘉納諭以割地之謀君則開誠請罪世宗慰勞數四錫賚加等即授衡州刺史封太原縣子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皇宋啟運優獎有加改道州刺史進爵為侯君以俯絳老之年有邵克之疾表求致仕優詔不許勲懇固請聽歸臨淮郡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開寶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三年九月葬于盱眙縣義和鄉西嵩里北團山禮也夫人會稽縣君謝氏亦江左之冠族作合君子克昭令儀箴管之勤夙彰于婦德湯沐之邑晚從於夫貴訓導諸子備全義方鍾蓬首之痛哀而知禮受高堂之養嚴而有慈春秋七十有六太平興國二年七月終於臨淮私第某年月日合祔焉禮也有子五人曰延貴延祚延壽延義並克荷先業勤修令名或參藩郡或幹內職皆先夫人而沒唯第四子延慶獨稟粹和服膺儒教孝悌之至稱于州閭承顏先意俾曾閔之行居喪過哀有二連之風廬墓絕漿義感生植嘉木連理玉芝成叢遠近聞之莫

不驚歎由是自前臨淮令拜大理丞及夫人卜葬違制臨赴為有司所劾有詔勿問聽解秩家居惟府君之生也臨戎以恩信理民以慈惠事君全其節處身由此道故垂此家法推為慶門是生孝子以永世祀美矣哉鉉聞而心悅之故勒于神道其辭曰於惟易氏忠義之門德厚流光顯于後昆後昆之賢生我府君體道自居壯圖不羣輟耕永歎負羽從軍起赴和門勇爵斯設靜則嚴重動則奮發臨難忘私處危全節名遂身泰考終無闕芘芘泗川永闕佳城哀哀孝子載感坤靈君恩賁寵樂石刊銘百代之下常流淑聲

卷十二 續補遺

施端教讀史漢翹

黃廷才序漢翹者史漢中之翹然特出者也夫班馬之書多矣深厚爾雅

之文宜不止是而匪莪先生獨取全豹之一班而標之何姬蓋昌黎云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元積遷固之筆瘞之可為塚拾遷固之藩疏之可為瀆世之好學而深思者慮無不涉其藩籬擷其英蔓矣至若所謂元與要者未始見其能抉剔而搜摭之也如昔之注史漢者以三戶為楚地指閩藉孺為一人以又復妄發為武

帝自責之語之類往往而誤矧在後之人乎匪我舉漢
文中之疑者異者義實雋永而句或聲牙率筆摘之以
爲學者之庸心無忽於是也庶幾赤帝氏之文章遠接
盤詰矣豈謂漢文之傑出僅在於是而已哉然吾謂不
讀全漢書者雖不讀漢翹可也讀史漢而讀漢翹
昭然若發蒙爾先生嘉惠來學之心豈淺眇哉

卷十一 又續補遺

易文贊墓

徐鉉玉芝贊天地粹和之氣交感化成鍾于

人事爲仁孝鍾于植物爲芝英故以孝行感
必芝草生以類至也宜春易君延慶先君徙籍來占臨
淮清節考終因葬其郡君茹荼泣血廬墓終喪中罔極
之哀盡善居之禮里閭率化生植效祥乃有玉芝產于
塋域擢本數十爛然叢倚柯條交構玲瓏朗瑩膠枝俯
映間以葩華雪英碧藥紛敷玃璪客有好事者圖之而
來蓋耳目所及圖象所紀未始有也余與君遇甚邇而
熟君伯氏聞君世家積善餘慶果生孝子且有奇應以
振滄風昔天台之琪樹唐昌之玉藥皆以珍麗見頌詩
人比之於此曾何足貴乃爲贊曰英英玉芝生彼邱墳
交柯離巖揚葩敷紛神之應斯其意詭詭愷悌君子莞
然泗濱孝心潔白孝德升聞撫翼亨
衢振衣衡門勗增爾虔以永後昆

校勘記

卷一第三葉注北譙州治九山城下誤衍非今治三字

卷一第四葉地入於金上誤空乾道初三字入誤入

卷二第一葉注司馬光和米南宮第一山韻按此詩傳家集不載見明一統志無和米南宮韻字乾隆志誤增

應刪

卷二第十五葉牧羊山注末誤脫同治志此山當以楚

義帝牧羊得名十四字

卷二第十八葉十四里至煙山磨刀澗水入之十二字

應在十五里至曲溪岡曲溪水入之十二字上

卷二第二十一葉金明昌五年

當宋紹熙五年

誤作紹熙五年

當金明昌五年

卷二第二十二葉注淮南立洪澤芍陂兩處屯田陂誤

坡

卷二第二十四葉注逐漸加土土誤工

卷三第二葉注淮起銀花五尺高淮誤誰

卷三第三葉注在蛤蜊壩蛤誤哈

卷三第三葉注東曰陳門乾隆志原文如此然陳當係

東之譌

卷三第四葉注無麗譙以節昕夕節誤飾

卷三第五葉注乃入門規模類倣入誤氏

卷三第八葉注高墉固局局誤扁

卷三第十一葉注回洑重深兮其下九淵誤落其字淵

誤澗淩九江兮勒滄海江誤汪

輸平繼好輸誤輪河

海江淮誤作江淮河海尙饗原作嚮

卷三第十一葉注重修淮瀆廟記誤落重修二字是山

又淮之鎮也誤落山字

卷三第十二葉注譬若嬰兒有疾若誤之

卷三第十六葉注則王宜偕女以往以誤宜

卷三第十七葉注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上誤衍按

字

卷五第三葉第四葉注均誤照原文空格

卷五第十葉堂西有敬一亭注兩誤空格

卷五第十一葉注另設賢母專主誤落賢母二字

卷五第十三葉盱眙學田誤衍舊無二字

卷五第十三葉注寫遠瘠薄薄誤薄

卷五第十七葉注蓋扶桑之國誤空蓋字則凌風雲誤空則字

卷五補遺邑人王效成伊蒿室文集一條誤落應在第十九葉注江甯府志上十二字

卷五第十七葉注有餘勸矣勸誤勤

卷五第十七葉注及詢科目於往牒目誤日

卷五第十七葉注而因以祈諸士彙登之途耳祈誤祚

卷五第十八葉注久道化成下誤未空格 修欄峻解

欄誤欄

卷七上第一葉除東陽長東誤廣

卷七上第七葉梁書陳慶之傳慶誤度

卷七上第九葉注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千誤十

卷七上第十二葉注入爲尙書郎入誤人

卷七上第十四葉注是年六月至兵馬都監二十八字

見下文此誤複應刪

卷七上第十七葉沂淮入河沂誤沂

卷七上第十七葉青縛知軍彭忤縛誤縛

卷七上第二十三葉注今日之柄強兵柄誤病

卷七上第三十七葉注蕭令裕令誤今 又乾隆志黃

公喜列房公懿濟陰太守後誤落乾隆志三字

卷七下第二葉注邑人李嶠瑞隴上謠隴上誤衍撰字

卷七下第三葉注豪落何曾讓謝顏誤空讓字

卷九第五葉注婚於本族族誤作旅 歷郡守至鎮北

將軍三十七字誤應作世說新語夏侯泰初與廣陵陳

本善本與元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
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卷九第八葉注淮陵已僑置僑誤綺

卷九第十一葉巨竹數十竿竿誤竿

卷九第十五葉注欲向東坡學種松學誤種

卷九第十六葉遂以子往求治求誤來

卷九第十八葉注喜開故人書開誤聞庶可輔本根輔
誤稍庶保無天昏天誤天

卷九第二十三葉其徒乏食乏誤之

卷九第二十葉而自帥大軍帥誤師

卷九第三十九葉注價高直比香山詩比誤北

卷九第四十二葉字汝仕仕誤良

卷九第五十三葉又字簣齋簣誤簣 注飛竿擘箋竿

誤竿

卷十第二葉注泣不從誤落泣字

卷十第三葉注聯投於淮誤衍臂字 繼朱公承制創

祠於其地誤落繼字祠字 嘉靖十三年巡按張惟恕

記於石有司春秋禮薦至今著爲祀典盱眙泗屬邑誤

脫自按至眙二十一字

卷十第五葉注佐副使議之誤衍公字

卷十第五葉注徵諸邑志下誤落亟合其事略而志之
庶鄉後生觀感焉十五字

卷十第八葉史堯臣妻江氏守節六十餘年六誤五

卷十第三十五葉羅氏女字汪根德汪誤江

卷十第四十葉儒童陳松齡儒誤孺

卷十第四十二葉劉節婦應作節婦劉氏

卷十一第二葉注拆毀殆盡拆誤折

卷十一第四葉臧質城注輿地紀勝在郡北二十里誤

脫郡北二十里五字

卷十一第六葉注吏欲令工就山林令誤今

卷十一第八葉注幣帛稱是幣誤弊

卷十一第九葉注乃引東西冶鐵器冶誤治果徙壽陽
戍戍誤戍繫四瀆之並醜兮繫誤繫拉泗沂而左奔泗
本集作四疑誤虎蛟咆而相糾蛟誤咬將姦臣取容以
幸入兮入誤人

卷十一第十一葉注庀材鳩工庀誤用

卷十一第十三葉注俗譌爲老君譌誤僞

卷十一第十六葉注桃源隨地是源誤園

卷十一第十六葉注風流名雋者雋誤嚮

卷十一第十七葉注翦熬伐荆伐誤代

卷十一第十九葉注復覩飛薨鳥革時薨誤薨

卷十一第二十一葉注史臣占之占誤古 升堂入內
廨入誤人

卷十一第二十六葉注繫杙歸來月滿家杙誤棧

卷十一第二十八葉注閃閃青鐙照薄幃薄誤薄

卷十一第三十葉偶憩白衣庵衣誤雲 客坐山門下

坐誤座 千家鱗疊千誤干

卷十一第三十五葉注行人李君崇德墓誌銘誤落君
字

卷十一第三十七葉卽上疏乞休卽誤卽

卷十一第四十葉注摺揚紫佩紫誤子蚤夜殫心夜誤衣

卷十三補遺岐陽王碑 王葬鍾山則碑不在盱眙應附注卷九李文忠傳

卷十三第五十三葉注古戍哀笳風蔌蔌戍誤戍

卷十三第五十四葉寄懷汪孟棠方伯詩誤落詩字

卷十四第五葉注連蕘爲河海蕘誤蕘 而南傍南山而東傍誤旁

卷十四第十葉注厯咸至迨至十二字誤應作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 高三十三尺尺誤丈

卷十四第二十六葉康熙三十五年誤落年字

卷十四第二十七葉淮冰合淮冰誤水凍

卷十四第二十八葉舟行市中中誤口

卷十四補遺脫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泗州南門深七尺餘禹貢錐指

卷十六第十一葉注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蕭誤蕭卷十六第五十葉爲之潛然至不可勝救也十八字應刪

卷十六第五十二葉其勢已足以亡金足誤定

卷十六第五十三葉興定二年條下注應補續資治通

鑑嘉定十一年三月癸巳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等之
兵敗于泗州三十字遇宋兵二千于連塘村應補注按
當卽邑之蓮塘七字

卷十六第五十四葉正軍常屯七萬常誤尙

卷十六第五十五葉全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全誤
金

卷十六第五十五葉奉實欸欸誤欸

卷十六第五十六葉注上以紅襖賊至求見二十三字
應刪先是宋將時青上應增興定五年四字

卷十六第五十六葉陳鞞如盱眙犒師誤落陳字

卷十六第五十九葉注以宋有安撫制置使之官誤落
使字貌喏者者誤曰

卷十六第五十九葉注皆就縛縛誤縛

卷十六第六十葉金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誤全

卷十六第六十三葉元成宗大德四年誤落元字

卷十六第六十八葉注遂煽飢民爲亂遂誤遂

卷十六第六十九葉注破石鼓山破誤破

卷十七第十九葉注避暑錄話上誤落葉少蘊二字

卷十七第二十二葉注羊祜守襄陽祜誤祜

卷十七第二十八葉風簷杲日日誤曰然則必有以合

明昭縣志
乎此而後可貴也貴誤責

卷十七第三十一葉則石勒之屯戍旣固戍誤戍

卷十七第三十一葉而鐘輒無聲鐘誤鍾

卷十七第三十六葉卻致上塵宵旰之慮卻誤卻

卷十七第三十六葉益戍卒戍誤戍

卷十七第五十一葉霜蓄二更天蓄誤畜

校勘記

卷二第十一葉注七眼泉在古離宮之西南宮誤官

卷三第八葉注終明之世明誤民

卷三第九葉注高明爽塏塏誤磴無湫隘鬱蒸之患隘
誤溢

卷三第十七葉注以貽不朽貽誤貽

卷四第十五葉注竄丁者誤落丁字

卷五第五葉注分贊工程贊誤攢換覆琉璃誤玻

卷五第七葉注今升署池州府今誤令

卷五第八葉注教諭劉元培諭誤論

明臨縣志卷之二
卷五第十二葉注樂善堂全集全誤余

卷五第二十葉注有鳥聲欵乃聲欵誤欵

卷五第二十葉院圯田蕪圯誤圯

卷五第二十二葉注爰刊碑書其姓氏碑誤牌

卷六第十葉舊縣鋪至八十里鋪二十里十誤千

卷七下第十葉自宜仍留該處該誤賅

卷九第十三葉劉崇俊按徐鉉劉崇俊神道碑崇俊准
陰人此條應刪

卷九第十六葉熟視良久視誤食

卷九第十八葉太史晁无咎无誤無

卷九第十八葉大元帥府帥誤師

卷九第二十三葉募人由間道由誤田

卷九第三十九葉注曉烟欲散露光溥溥誤溥

卷九第七十五葉行旅稱德旅誤理

卷九第七十七葉地瘠民貧瘠誤瘠

卷九第八十二葉自沈徒駭河誤落河字

卷十一第十五葉應補凝雲樓

祥兵事

卷十一第三十三葉注統領憐王亟藏之艤板下艤誤
皇

卷十二第七葉注擊壤作歌壤誤壤

卷十二第十九葉注踉蹌匍匐踉蹌

卷十二第十七葉注詩日益多多誤後

卷十二第十八葉注編而鏤之編誤篇

卷十二第二十二葉注情深馮弔弔誤吊

卷十二補遺第一葉注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是誤世

卷十四第二十六葉脫康熙二十五年冬大雪李疇瑞冬夜對

雪詩冷到三更尤透骨深過三尺欲填門

卷十四二十六葉康熙二十六年脫注李疇瑞詩注比年薦饑今年雨

頗足稼幸有秋又為蝗食殆盡

卷十六第五葉率厲將士士誤自

卷十六第二十七葉韓世忠令移屯泗中令誤今

卷十六第三十一葉注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猊誤貌

此葉內九猊字均誤作貌字

卷十六第三十四葉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誤重

淮字

卷十六第三十五葉而令沂中令誤今

卷十六第五十三葉脫興定元年木甲臣嘉行樞密院

於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金史木甲臣嘉傳

卷十六第六十六葉注寅曰賊眾我寡曰誤自戰自午

迄申自誤曰昭勇將軍昭誤招

卷十六第六十七葉沿途劫掠劫誤楚

卷十七第二十二葉注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更誤吏

卷十七第三十四葉念川途之區薄區誤屢

卷十七第四十五葉母銜寃母誤母

卷十七補遺第六葉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令令誤

今



